



文選集釋

和
1.202
11



門 76
活
卷



文選集釋卷二十一

涇 朱 琦 蘭坡 姪 元 汝楫 校字
來 普揚

上書秦始皇 李斯

迎蹇叔於宋來邠豹公孫支於晉注引史記百里奚謂
繆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
幣迎以爲上大夫又左傳杜注公孫支秦大夫子桑
也案史記索隱云於宋於晉未詳所出正義引括地
志曰蹇叔岐州人時游宋故迎之於宋公孫支亦岐
州人游晉後歸秦余謂括地志所言當卽本李斯此

書斯既云不產於秦則以爲二人俱岐州人者恐未足據蹇叔之迎史記有明文疑本宋人而百里奚乃得友之通志氏族略謂公孫支嬴姓果爾是秦公族尙得云非產於秦耶。又案注引左傳晉卻芮丕鄭不豹奔秦孫氏補正引趙云據左傳是晉卻芮殺不鄭其子不豹奔秦注引乖舛余謂當是芮下脫殺字而校者失之耳

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注云史記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又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

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疑誤案秦本紀惠王後十年伐取韓石章十一年敗韓岸門並無降宜陽之事胡氏攷異謂此注決非善舊不知何時竄入當是也至拔宜陽係武王四年下注不誤方輿紀要云宜陽城在今宜陽縣東北十四里韓城也孔氏曰宜陽韓之大郡伐取之三川路乃通三川卽洛陽地以河洛伊三川爲名莊襄王元年始置郡余謂秦通三川雖由甘茂而張儀傳儀於惠王時已言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又云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則三川之拔實出儀之本計故索隱亦云云張儀者

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又案六國表秦惠文王三年拔韓宜陽乃韓昭侯之二十四年韓世家同而秦本紀不載豈拔之而仍入於韓與然與此注八年亦不合。

西并巴蜀注云張儀伐蜀滅之案秦本紀惠王後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索隱云儀爲秦相雖錯滅蜀歸功於相史記志疑曰攷華陽國志伐蜀乃儀爲主將而司馬錯副之豈徒歸功已哉余謂此注但云儀滅殊未晰張儀傳叙伐蜀於惠王前十年之先當因與司馬錯爭論而究其後事非謂卽此時也徐氏爭遠校

本引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蓋惠王以十四年更爲元年數至九年正二十二年矣然今表實作後九年又引正義曰表云秦惠王後元年十月擊滅之則元年乃九年之誤

北收上郡注云史記言孝王納上郡此云惠王疑誤案秦本紀明云惠文君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六國表魏世家竝同卽魏襄王之七年此注以爲孝王殊乖戾胡氏攷異亦謂非善舊也方輿紀要云括地志上郡故城在上縣東南五十里爲今之綏德州其郡界則史記正義以爲丹郿延綏等州北至固

陽是已

南取漢中注云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案此見秦紀惠王後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楚世家爲懷王十七年張儀傳亦云取丹陽漢中之地徐廣曰丹陽在枝江正義曰漢中今梁州也在漢水北先孝公元年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至是入於秦方輿紀要云卽今之漢中府齊潛王遺楚懷王書曰王欺于張儀亡地漢中是也

上書吳王

鄒陽

越水長沙還舟青陽注引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

之田已而背約要擊我南郡案之田二字誤今秦紀作以西集解引張晏曰青陽地名蘇林曰青陽長沙縣是也此注亦引蘇說而以爲水名袁茶本皆無此注則非善舊矣。又案此處文義頗晦注以爲錯亂其辭善自說亦未晰上文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忿不能爲吳也似如說近是據漢書吳王濞傳遺諸侯書中有趙王及故長沙王子又云素事南越而趙王與胡王有約轉胡眾入蕭關疑此謂胡不足信引之以來或至襲趙故上言胡馬遂進窺於邯鄲也南越與長沙或遷延

觀望退舟不進亦不足恃故此云越水長沙還舟青陽也青陽卽長沙地以上言長沙變文耳

壤子王梁代注引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案今方言壤作臙云盛也秦晉或曰臙凡人言盛及其所愛偉其肥臙謂之臙注中諱乃偉之誤也說文壤字一曰肥大也與肉部臙字音義皆同故郭注方言云肥臙多肉此處作壤蓋壤臙字之假借○又案漢書顏注云文帝之二子下亦引晉說又或曰言深割嬰兒王之壤壤土也壤字當上屬非也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注引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案申徒狄負石自沈亦見淮南說山訓高誘注云殷末人不忍見紂亂自沈於淵史記索隱引韋昭說則云六國時人與高服異考莊子語見盜跖篇本承鮑焦之下郭象注云申徒狄將投於河崔喜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民之父母若爲濡足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桀殺龍逢紂殺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非聖人不仁不用故也遂沈河而死蓋本之韓詩外傳後任彥昇勸進賡注亦略

引之據此狄自言紂殺比干固不得以爲當紂之時且引子胥泄冶已在春秋末則謂爲六國時人者近之。又案漢書功臣侯表留侯以韓申都下韓史記作申徒徐廣曰申徒卽司徒申司音相近申都又申徒之聲轉兩漢刊誤補遺云申徒爲韓之官而史記高祖與魏申徒武滿攻昌邑則魏亦有申徒之官韓魏分晉而王豈申徒本晉故官耶余謂此申徒狄當是以官爲氏晉以僖侯廢司徒或因之氏亦改稱申徒與然則申徒三晉始有之亦不得殷時已以申徒爲氏此又一證也惟楚辭九章悲回風云悲申徒之

抗迹與上從子胥而自適竝言意二人時代相近且屈原莊周俱已稱之亦見荀子不苟篇或當在春秋戰國間矣。善注又云爾雅水自河出爲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案史記作自沈於河索隱曰漢書云自沈於雍河今漢書亦作蹈雍之河索隱誤也顏注先引服虔曰雍州之河也而自說引爾雅義與善注同然旣負石自沈何能蹈雍而復入河耶故孫氏補正引金說亦謂善注迂曲依服說爲是但服說亦未爲確讀書雜誌云雍讀爲甕謂蹈甕而自沈於河也并九二甕敝漏釋文甕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

璞曰音汲甕水經晉水篇作縣甕是甕與雍古字通
史記索隱引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今新序雜事篇
作蹈流之河後人改之也新序言抱甕此言蹈甕義
相近蹈甕之河與下句負石入海皆欲其速沈於水
耳莊子謂申徒狄負石自投於河意與此同漢紀孝
成紀荀悅曰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遠故
徐衍負石入海申徒狄蹈甕之河此尤其明證也得
此說而蹈雍之義始的且蹈甕之河負石入海正相
偶若作蹈雍州之河則文義參差矣至莊子於申徒
狄亦言負石而此與新序漢紀俱是蹈甕始相傳各

異

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注云未詳案子冉史記作子罕
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
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余謂文穎云子冉子罕
也冉罕音相近但子罕見左傳襄六年及九年而墨
翟見戰國齊策時世不相及疑子冉別是一人矣○
又案困學紀聞引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
宋君見劫且屢與田常竝言史記李斯傳略同亦見
韓詩外傳及說苑其非樂喜無疑梁氏玉繩謂戰國
時宋亦有昭公其時亦有子罕逐君擅政如諸書所

說耳然則囚墨翟者或即此與

附案梁氏又引左通曰韓子內儲說言皇

喜殺宋君而奪其政蓋皇喜亦字子罕遂誤以為樂喜然皇喜無考

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案史記志疑云一事經傳無

考通志氏族略謂譜家言比干為紂所戮其子堅逃

長林之山遂為林氏說出林寶元和姓纂鄭氏已糾

其妄又書秦誓疏引帝王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

其胎或者修孕婦之墓即是封比干墓與余謂周本

紀但云命閔天封比干之墓鄒陽尙在史遷以前東

晉古文亦不足據當是周秦間相傳分一事為兩事

耳

荆軻湛七族注引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

其七族坐之沈沒也案史記志疑云論衡語增篇言

秦王誅軻九族復滅其一里而漢書作軻湛七族師

古曰此無荆字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

所言何人野客叢書又云湛之為義言隱沒也軻得

罪秦凡軻親屬皆竄迹不見於世非謂其滅七族高

漸離變姓名匿於宋子正此意未知孰是余謂以暴

秦之威脅燕滅軻族當為事之所有鄒陽漢初人必

有所聞王充語惟七族九族稍別而意正同特史傳

偶闕未載耳小顏因其無姓而疑為他人非也王楙

說亦近迂且至軻之同類如高漸離等尙俱深匿則族之不免可知此不必委曲以解之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猶時有銜楯之變注引張揖曰銜馬勒也楯駢馬口長銜也案漢書顏注檠謂車之鈎心也銜檠之變言馬銜或斷鈎心或出則致傾敗考說文丁爲部首鈎逆者謂之丁象形讀若檠段氏云鈎者曲金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鈎逆者謂之檠索隱引周遷輿服志鈎逆者爲檠皆謂檠爲丁之假借字清道而行中路而馳斷無枯木朽株之難故知必謂鈎也余謂說文檠

弋也若作本字解卽枯木朽株之義段故以檠爲丁但馬口長銜亦曲金爲之與丁之爲鈎原不相背注下引莊子馬蹄篇伯樂曰吾善治馬前有檠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釋文檠司馬云銜也崔云鑣也飾司馬云排銜也謂加飾於馬鑣也說文鑣馬銜也銜馬勒口中也从金行銜者行馬者也蓋銜在口中鑣其兩端外出者加之以飾卽所謂扇汗也若車之鈎心則無所用飾索隱引鹽鐵論曰無銜楯而禦悍馬皆屬馬言是銜檠連文不必一謂馬一謂車以爲分別矣。又案讀書雜誌云顏說非也徧考諸書無謂

車鉤心爲檠者說文齧馬口中檠也韓子姦劫弑臣
篇無極策之威銜檠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是銜
檠皆制馬之物若鉤心則在輿之下軸之上與馬何
涉當從張義爲是所說正相合

上書諫吳王 枚叔

殫極之紃斷幹注引晉灼曰紃古綆字殫盡也盡極之
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爲汲索所契傷也案殫
漢書作單注引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爲極單一也
一梁爲井鹿盧也言鹿盧爲綆索久缺斷井幹也師
古從晉說謂孟康失其義余謂孟云鹿盧未晰而釋

單極是也蓋幹者交木井上以爲欄則上必有梁以
轉索一梁上之索鹿盧久轉可以斷幹若云盡極之
綆殊費解晉又以紃爲古綆字亦非說文綆汲井綆
也漢書作統从更从亢音相近字當以說文爲正統
爲俗字紃乃統之譌耳

十圍之木始生而槩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案讀書
志餘云抓本作拔今作抓者後人據注改之也注引
廣雅搔抓也此釋搔字非釋抓字也下引字林抓壯
交切此釋注內抓字之音與正文無涉後人不察而
改拔爲抓謬矣且拔與槩絕爲韻若改爲手可擢而

抓則非但文不成義且失其韻矣五臣本及枚乘傳說苑竝作拔此說與胡氏考異略同余謂說文無生字搔卽抓也从爪與从蚤同善注又引莊子豫樟初引也拔擢也是拔亦擢之義疑擢當作攢說文擢爪持也謂手可持而拔之也擢擢形相近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

北備榆中之關注引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案漢書乘傳注云今所謂榆關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竝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

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正義曰榆中卽今勝州榆林縣也水經河水二篇又東過榆中縣北注云昔蒙恬爲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徐廣曰榆中在金城卽阮嗣宗勸進文所謂榆中以南 阮文作西 者也方輿紀要蘭州有榆中城漢縣今甘肅蘭州府杜佑以爲卽故大小榆谷誤也余謂城在蘭州者乃其縣治漢志及徐廣所稱是也而紀要別有榆林關榆溪塞在廢勝州今之榆林府據元和志榆林縣北近榆林卽漢之榆溪塞又榆林關在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秦却匈奴之處此紀要所本蓋統屬

榆中之地故正義以為即勝州也勝州紀要又云戰
隋置國策趙武靈王絕五陁之險至榆中漢書韓安國傳
 王恢議伐匈奴曰蒙恬為秦侵胡闢數千里以河為
 境界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宣帝甘
 露二年呼韓邪款五原塞正義云五原塞即五原郡
 榆林塞在勝州榆林縣西四十里其地亦謂之榆中
 亦謂之長榆與枚乘所云皆謂此矣

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注引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
 戰者也案方氏通雅云黃頭習流也史記勾踐發習
 流二千伐吳言習水戰也漢書鄧通以濯船為黃頭

郎注云土勝水其色黃故敕船之郎皆著黃帽余謂
 漢百官表有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教之號
 曰羽林孤兒續志云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
 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補本武帝以便馬從
 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亦號巖郎見荀綽
 晉百官表注蓋名號不一此黃頭則專言水戰者耳
 齊王殺身以滅其迹注云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
 殺今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案漢書顏注亦
 言當有誤與善說同據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齊孝王
 初狐疑城守膠西三國兵共圍齊漢將欒布等擊破

三國兵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伐齊齊孝王懼乃自殺與漢書合吳王濞傳則云發兵時齊王後悔飲藥自殺在膠西等圍臨菑之先兩處互異金氏姓謂合之此書齊王定是先死乘目擊其事而進苦口之言史記蓋傳聞異辭漢書專據世家以爲說耳此以乘語爲足憑也孫氏補正謂漢書吳王濞傳齊王後悔背約城守不言自殺齊王之自殺當在吳楚平後於情事爲合史記吳王濞傳飲藥自殺四字駁文也是又不信此書所云矣宋劉氏攷曰此書是枚乘說吳王後後人以吳事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

事不同又邛笮武帝始通此已云南距羌笮之塞益知其非劉氏奉世亦云按諸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爾三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又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饑則是未饑以前安得已知齊王殺身與下云四國不得出兵其郡及趙囚邯鄲如此之詳疑乘書非真事後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余謂二劉說以言邛笮爲非殊未的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邛笮冉駹近蜀道易通異時嘗通爲郡縣矣至漢興而罷師古曰異時猶言往時也史記

漢書西南夷傳竝言邛笮等皆巴蜀外蠻夷也秦時嘗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是漢以前曾通之證文於篇首述秦事云距羌笮之塞正非誤至修治上林乃武帝事不應景帝時預言之而齊王死事尤齟齬誠屬可疑但此書班氏已載之漢書不容不真史記志疑亦據漢傳爲準謂枚叔當時人諫書何得虛言世家叙孝王自殺事在亂平之後誤也此卽前金氏之說惟於脩治上林亦未之及

奏彈曹景宗 任彥昇

塗中罕千金之費注引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
佃向塗中案此事亦見晉書武帝紀塗字本作涂因
學紀聞云吳築涂塘晉兵出涂中涂音除卽六合瓦
梁堰水曰滁河元和志滁州卽涂中萬氏集證引地
理通釋薛氏曰滁和州六合間有涂塘吳赤烏中遣
兵十萬斷涂作塘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瓦梁堰
有東西瓦梁城晉置秦郡治六合瓦梁堰卽涂塘也
余謂集韻云涂水名音除與滁同方輿紀要瓦梁壘
在今六合縣西五十五里西北距滁州八十五里
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劬注云

三關延頸二戍名也案左氏定四年傳吳伐楚楚司馬成請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冥一作郢此為後世義陽之三關三關總名曰城口楚史皇所謂塞城口而入是也方輿紀要云三關者一曰平靖關即左傳之冥阨也宋時名為行者陂其地有大小石門鑿山通道極為險隘在今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州南有湖北應山縣北六十五里一曰武陽關亦名澧山關即左傳之大隧也在信陽州東南一百三十里地名大寨嶺薛氏曰三關之險大寨嶺為平易是也一曰黃峴關亦名百鴈關又謂之九里關即左傳之直轅也在

信陽州南九十里南至應山縣亦九十里余謂通鑑地理通釋以大隧為黃峴直轅為武陽洪氏圖志引圖經同胡氏渭則云大隧即武陽直轅即黃峴與紀要正合江氏考實謂三關自西而東平靖在西黃峴在中武陽在東左傳所舉者自東而西故大隧在東直轅在中冥阨在西宜如胡氏所配也延頸疑延頭之譌魏書田益宗傳議取義陽欲直指南關紀要謂光州陰山對抗延頭宋書謝晦傳晦據江陵以叛敗走至安陸陸延頭戍主執之當即其地延頭城在今黃陂縣西舊為安陸界

答東阿王牋 陳孔璋

秉青萍干將之器注引呂氏春秋以青萍爲豫讓之友
下引張叔文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庖丁割犧於用
刀案注所引呂覽見序意篇漢書古今人表作青萍
子又水經汾水篇注云晉陽城東有汾水南流水上
舊有梁清泝殞於梁下豫讓死於津側張氏膠言引
黃士珣云青萍與庖丁對舉皆指人言牋所云猶言
秉二人所製之器云爾非指青萍干將爲器名也余
謂劍以所出地名者鹽鐵論之棠谿墨陽是也以所
製人名者吳越春秋之干將莫邪是也干將可爲劍

則青萍正相類故下云拂鐘無聲應機立斷也李白
上韓荊州書庶幾青萍結緣長價於薛卞之門當卽
用此語蓋卽以青萍爲劍名矣孫氏補正謂此文義
與干將竝稱爲器當別有據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吳季重

重以泝水漸漬疆宇喟然太息思淮陰之竒譎亮成安
之失策注引漢書曰恒山郡元氏縣有泝水首受中
邱西山窮泉谷入黃河又張耳傳斬成安君陳餘泝
水上案泝水今漢志作沮水全氏謂讀山海經注泝
水今出中邱窮泉谷乃悟泝水之誤爲沮水也余謂

漢志石邑下云井陘山在西浚水所出東南至慶陶入泚房子下云贊皇山石濟水所出東至慶陶入泚皆屬常山郡源流相合則沮自當作泚此注固不誤也水經濁漳水篇注云右合并陘山水水出井陘山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屈逕陳餘壘西俗謂之故壁城昔在楚漢韓信東入餘拒之於此不納左車之計悉眾西戰信遣奇兵自間道出立幟於其壘師犇失計遂死泚上是泚水即井陘山水矣元和志寰宇記言泚水皆在趙州之臨城縣而漢志為元氏者方輿紀要云泚水發源元氏縣今屬正定府之封龍山繞流至

臨城縣境之百暢亭太平御覽引水經注泚水東逕

百暢亭今本此文佚是也近洪氏圖志云沮水今名槐河

出贊皇縣西東北流逕元氏縣南又東流入趙州高

邑縣界亦名泚水蓋謂沮水乃泚水之別名不以漢

志為誤而於高邑縣列沮水下流合胡盧河臨城縣

別列泚水與沙河合紀要於臨城縣既以一統志泚

水入胡盧河者為非而云經鈞盤山下入沙河又於

元氏縣云泚水下流亦合於胡盧河皆未免兩歧耳

○又案讀書雜誌云凡隸書從氏之字或作互又作

且故泚字或作互又作沮形與沮似因譌為沮北山

經注泚水入漳而漢書云入黃河者蓋本借章為漳
 禹貢至于衡漳地理志漳作章又信都國信都下云
 故章河在北章與黃字形相近因譌而為黃也漢之
 堂陽即今之新河乃漳水所經非河水所經地理志
 亦不謂河為黃河而選注亦作黃則後人以誤本漢
 書改之據此說則洪言沮水為泚水之別名者非是
 漳河誤黃河亦足補所未及附案南都賦之泚水亦
 名泚水與此不相涉

百辟勸進今上賤 任彥昇

累繭救宋注引說文曰繭黑皴也又戰國策墨子百舍
 重繭往見公輸般淮南子申包胥累繭重胝至秦庭

案今說文薰黑皴也此注皴字誤說文皴字在新附
 中然已見於此玉篇皴皴也爾雅疏引樊光曰皴謂
 樹皮粗也繭蓋薰之同音借字而漢書叙傳申重繭
 以存荆注云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後漢書段熲傳
 注同即如字解之義亦通

答蘇武書 李少卿

胡笳互動注云笳說文作葭案說文竹部無笳字艸部
 葭云葦之未秀者亦無他訓李云然者蓋笳捲蘆葉
 而吹之其字當从說文作葭也唐岑參有蘆管歌李
 益詩不知何處吹蘆管皆當謂此晉書夏統傳胡葭

長鳴字正作葭又謝靈運詩鳴葭戾朱宮注云笛也
疑亦非截竹爲之者○又案王元長曲水詩序揚葭
振木葭字李注未及近人林暢園曰葭當與箛同樂
部箛似箏栗無竅以銅爲之通雅云唐之銅箛是其
遺也意者箛本用蘆葉後人以入樂部或者仿其製
而以銅爲之者與

牧馬悲鳴注引毛詩曰駟駟牧馬案今詩牧作牡釋文
云牡茂厚反說文同本或作牧今說文馬部引詩駟
駟作驍驍而牡字不異此注作牧則李氏所據正釋
文之或本也毛傳言牧之坳野自當作牧而顏氏家

訓書論篇云江南書作牡河北書作牧因定從江南
本以牡馬爲良馬段氏謂周禮凡馬特居四之一不
當云良馬有驚無驍也牧與牡形聲相近近梁氏玉
繩警記引許氏慶宗云牧馬與牡馬字異而義同古
馬政惟牡馬在牧若牝馬非季春則不在牧月令遊
牝于牧鄭注其牝欲遊則就所牧之牡而遊之可見
在牧惟牡馬故言牧不必更言牡也北史崔浩傳論
蠕蠕云牡馬護牧牝馬戀駒浩居北方習知馬事是
以能分別言之據周禮知馬蓋三牝一牡詩人但言
牡馬之盛而牝馬可知顏所釋與段所駁似俱未審

牧馬之必為牡馬而不兼驎馬矣然則作牧作牡
義並通故傳本各異

五將失道注云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
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
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畧之案武紀於
前三年云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游擊
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顏注
云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疑
此五將兼各屯守將之出塞者而言李陵傳詔博德
引兵出西河遮鈎營之道匈奴傳亦云使因杆將軍

即公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可證也

叔敖紀於天漢二年但舉特命之將故以廣利敖與陵並
言之耳汪氏質疑謂步卒五千即當有五將未必指
李廣利公叔敖諸人果爾則陵之步卒既敗尚俱從
陵何獨其將失道無一從者義不可通

報任少卿書司馬子長

牛馬走注云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
謙之辭也案吳氏仁傑云牛當作先字之誤也淮南
書曰越王句踐親執戈為吳王先馬走國語亦云句
踐親為夫差前馬周官太僕王出入則前驅注如今

引導也子長自謂先馬走者言以史官中書令在導引之列耳日知錄亦引荀子天子出門諸侯持輪挾輿先馬賈誼新書楚懷王欲有霸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皆先馬之證也又引韓非子爲吳王洗馬洗音銑漢書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或作洗余謂古先與洗通周易洗心一本作先心是已先馬走三字連文明見淮南與此正同則牛爲字形之誤可知注乃隨文解義失之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注引家語此事作去

衛過曹而云此言適陳未詳案汪氏師韓云史記孔子始至衛卽適陳後又至衛過宋適陳論語衛靈公問陳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孔子三至衛皆適陳其見南子在畏匡還衛之後時去適宋又適陳家語所言適曹恐是適宋之誤而司馬書固無誤也余謂家語乃王肅所僞造本不足據李氏不卽引史公之書以證史公之文而轉引其不相合者殊非

更張空拳漢書拳作拳顏注云讀爲拳者謬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空弓非手拳也案此注李亦引之漢書李陵傳云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注引文

穎曰卷弓弩卷也今本皆誤作拳或據國語齊語有拳勇股肱之力韋注人勇爲拳又詩無拳無勇毛傳拳力也因謂空拳猶言空手然承上張字說自與卷合若以爲拳勇字則空拳殊爲不辭且陵傳明云矢盡而張空卷其非徒手相搏可知蓋旣無矢祇可張空卷以疑敵耳始如梁武帝連珠所云虛弦動而隼落者似宜仍從顏注

而僕又俚之蠶室注引如瀉曰俚次也若人相次也案說文俚飲也飲與次音義同爾雅俚貳也貳亦訓次故廣雅卽云俚次也漢書作茸注引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俚次是蘇意謂茸當作俚也小顏非蘇說而云茸人勇反推也謂推致蠶室之中蓋以茸爲揖之假借字段氏云殊非文義余謂說文揖推擣也不訓推致小顏特易之以就其說耳○又案漢書茸字疑卽前文所謂鬪茸注云猥賤也引字林曰不肖也廣韻鬻或作茸集韻同鬻从辱卽有辱義言蠶室猥賤以爲辱也似較俚揖兩說爲順

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幽於二字漢書作函案讀書雜誌云函訓爲容容糞土之中則爲不詞函當爲白白本作函與函相似因譌爲函此作幽又函之譌也

說文角小阱也今經史通作陷函者墜入之謂猶億
四年公羊傳大陷于沛澤之中也漢紀作身陷糞土
之中是其明證楚語若合而函吾中史記禮書函及
士大夫誤與此同余謂說文白在日部其自部陷字
云高下也一日陔也陔者墮落之謂是陷白雖分部
而意實相近故經史相承作陷善本作函文義亦順
幽函形相似殆後人見函字不詞疑函爲幽之誤遂
改爲幽而不知其爲白之誤也白旣譌函而陷字篇
海竟作函尤無此體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案孫氏補正引史通云呂氏之脩
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
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久矣豈遷蜀之後方始
傳乎且必以身旣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
因發憤著書之義也余謂史公自負絕人之才竟受
肉刑憤懣積胸拉雜書此以見古來能述作者多致
蹇蹇然自有可傳耳無庸論著書與遭難之先後不
然史公親爲不韋傳豈未悉其本末者且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亦著書在前而見囚在後劉氏何不竝言
之至云發憤所作承三百篇而言下論書策以舒其
憤專指左邱孫子蓋二子虧體略與相似故又抽出

重說正文章之變化也。又案劉氏專舉呂覽以為
 思之未審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蓋本史記虞
 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之語梁氏志
 疑則曰虞卿嘗再相趙其著書非窮愁之故史誤言
 之云然者謂虞卿先因魏齊棄印而去困於梁及長
 平之役為趙畫策係昭王四十七年反在棄印五年
 之後故知其再相而史公叙事顛倒也但即所說又
 安知著書不在棄印五年困於梁之時如史所紀者
 此恐不足以難劉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孔璋

三塗注引左傳杜注在河南陸渾縣南案所引見昭四
 年傳水經伊水篇東北過陸渾縣南注去伊水歷崖
 口山峽也翼崖深高壁立若闕伊水逕其下歷峽北
 流即古三塗山也服虔曰三塗太行轅轅峭屨非南
 望也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亦云山名以服氏之言塗
 道也準周書南望之文逸周書度邑解或言宜為轅
 轅大谷伊闕皆非也春秋晉伐陸渾請有事于三塗
 七年昭十知是山明矣余謂漢志陸渾屬宏農郡僖二十
 二年傳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是也方輿紀要今
 河南府嵩縣有陸渾城三塗山在縣西南十里

雖有孫田墨菴注引文帝答書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
 田單騁奔牛之誑孫吳勒八陣之變案注不及菴未
 晰下文注引墨翟弟子禽滑菴即菴是也滑列子楊
 朱篇作骨菴孟子作釐呂氏春秋尊師篇作黎當柴
作釐疑皆音近通用字漢書古今人表作屈釐。又
 釐之譌皆音近通用字漢書古今人表作屈釐。又
 案尊師篇學於禽滑黎注末有一作籥滑四字畢氏
 沅曰此當出舊校者之辭滑黎字多異至禽字各書
 俱同未見有作籥者墨子耕柱篇有駱滑菴好勇聞
 鄉有勇士必殺之墨子謂非好勇是惡勇則非墨子
 弟子也余謂籥與禽形相似或有誤作籥者駱與籥

同韻字或誤以駱滑菴即禽滑菴而駱又誤作籥與
 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注引周地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
 平關案方輿紀要於漢中府褒城縣云漢陽關在縣
 西北二十里劉昭曰褒谷西北有陽平關杜佑曰漢
 置褒谷在縣東北十里自出連雲棧直抵斜谷亦曰
 南谷所謂南口曰褒也其北口曰斜在鳳翔府郿縣
 西南長四百七十里秦惠王取蜀之道也據此所云
 正與注合攷水經沔水上篇注云張魯城即嶓嶺周
 迴五里東臨潛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峯接崖莫
 究其極從南為盤道二里有餘庾仲雍謂山為白馬

塞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下云漢水左得度口水
 水逕陽平縣故城東又逕沔陽縣故城東即今沔縣下云
 又東合褒水遂及褒谷是固相近之地故洪氏圖志
 以為漢陽平關即白馬城在今沔縣界也洪又云宣
 羌州別有陽平關係近代所置仍漢舊名耳而紀要
 於宣羌州亦列陽平關引水經注謂即白馬塞恐誤
 書云距陽平者魏志太祖紀公征張魯魯使弟衛與
 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
 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守備解散公乘險夜襲大破
 之魯潰奔巴中即此是也石門已見前蜀都賦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元瑜

抑遏劉馥相厚益隆注引魏志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
 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案所引不及
 孫權未晰據馥傳上文云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
 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數
 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下又云馥既受命單馬造合
 肥南懷緒等皆安集之是不使馥與權為難故云相
 厚益隆也魏時合肥為重鎮蓋揚州刺史治所

與朝歌合吳質書 魏文帝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注引漢書勃海郡有南皮縣案南

皮今仍為縣屬天津府方輿紀要引宋白曰縣有故南皮城即漢渤海郡治所也又縣東二十五里有射雉臺相傳曹丕游南皮時築一名燕友臺丕嘗燕集賓友於此余謂此書言元瑜長逝後第二書言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而魏志裴注云太子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在渤海游處是二曹外惟質存後質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蓋帝與質最契也。又案書下文云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寰宇記引之水作冰云南皮縣西一里有寒冰井書所云即此

井也然臺既在東則相去甚遠恐後人附會

與楊德祖書 曹子建

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案今本史記無子游二字困學紀聞已言之近翁氏元圻注謂孝經鉤命訣曰孔子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文選曹攄思友人詩注引論語崇爵識曰子夏共操仲尼微言以當素王俱不及子游惟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與李善引史記同余謂前德

祖答賤春秋之成莫能損益注亦引史記但作子夏之徒子建此書蓋本之春秋緯注失引而轉引史記或因正文增之耳

與滿公爰書 應休璉

楊倩說於范武注云范武未詳案孫氏補正謂李周翰注云范武古之善爲酒者亦想當然耳余疑范武爲王武之譌史記高祖紀常從王媪武負貰酒每酤留飲讎數倍正與注引韓子所稱楊倩說酒不售對照數辭家多聯合兩事爲一上句陽書喻於詹何用說苑陽書論魚而及列子詹何之釣極相似班彪王命

論云王武感物而折契殆此文所本也

羽爵飛騰注引儀禮請媵爵鄭注今文媵多作騰案燕禮疏騰與媵皆送義實則騰不訓送故公食大夫禮衆人騰羞者注云騰當作媵禮記檀弓杜賁洗而揚觶注云禮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得之衛氏集說騰作媵段氏謂說文佚送也佚卽媵字騰非是余謂鄭言揚近得之揚舉也漢書楊雄傳注亦云騰舉也故媵或作騰而此因用羽爵字遂以爲飛騰矣

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注云伯陽卽老子也案史記老子傳今本有字伯陽句索隱以爲後人妄竄梁氏玉

繩云馬遷作傳疑老萊子太史儋即老子高誘注呂覽當染重言以舜所友之伯陽周幽王時之伯陽父竝指為老子故隸釋老子銘神仙傳抱朴子唐表通志畧四路史皆謂老子字伯陽方輿紀要今臨漳縣本鄴地有伯陽城在故鄴城西戰國時魏邑史記趙惠文王十六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十九年趙與魏伯陽括地志伯陽城在相州鄴縣西即漢之邯鄲縣也邯鄲今廣平府肥鄉是伯陽固地名以為老子蓋地理家相傳之說若水經渭水上篇又東過上邽縣注云渭水又東伯陽谷水入焉伯陽水又西北歷谷引控羣

流北注渭水又東南流苗谷水注之水南出刑馬山北歷平作西北逕苗谷屈而東逕伯陽城南謂之伯陽川蓋李耳西入往逕所由故山原畎谷往往播其名焉據此亦以伯陽城屬老子然其地則與此在鄴縣者異附案紀要引北魏崔光進語謂鄴城平原千里故此下句云北有曠野之望也

是京臺之樂也注引淮南子楚莊王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案京臺亦見後與君苗君冑書今淮南道應訓作强臺戰國魏策同國策一作荆臺荆京同音京古音讀疆海外北經北方禺彊莊子注一作禺京故京可為强獵山與御覽引同今淮南作料

山料獵音相近而國策作崩山梁氏警記以爲誤但
藝文類聚引一作崇山殆相傳異耳又方皇國策作
彷徨類聚引作方滄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應休璉

土龍矯首於元寺注引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爲土龍
以求雨案所引見說山訓而陸形訓亦云土龍致雨
高誘注云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龍雲從龍故致雨也
又大荒東經云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
上故下數旱早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注今之
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爲也則其相傳

已古矣又余氏音義引神農求雨書云土龍致雨之
法甲乙日不雨命爲青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日不
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爲黃龍中
央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西方老人舞之王
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

泥人鶴立於闕里注引淮南子西施毛嬙猶俱醜也高
誘曰俱醜請雨土人也案所引見精神訓俱今本作
顛字通醜或作魄形相似列子仲尼篇若欺魄焉而
不可與接張湛注欺魄土人也釋文云欺魄字書作
欺顛人面醜也作顛者說文顛醜也今逐疫有顛頭

此注作俱者荀子非相篇面如蒙俱韓愈注四目爲方相兩目爲俱亦作魑鄭注周官方相氏云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魑頭也又廣雅釋詁媿顛俱訓醜王氏疏證云媿欺顛俱媿五字並同義余謂魯靈光殿賦乞欺猓以雕欺彼注欺猓大首也段氏以欺爲顛之誤然觀列子語則知欺亦非誤。又案讀書雜誌云淮南書顛醜本作俱醜醜誤爲醜後人又改俱爲顛耳不知俱醜乃請雨之士人非逐疫之顛頭也視毛嬙西施如俱醜者謂視如土偶非謂視如顛頭且上言視珍寶珠玉猶礫石也今本礫石誤倒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醜與石客爲韻若作顛醜則失其韻矣此說以俱醜與顛頭爲二二者本易混特加分別竝存之

昔夏禹之解陽盱注引淮南子曰禹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高誘曰陽盱河在秦地案所引見脩務篇盱李注音紆穆天子傳云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蓋盱紆音相近也又淮南墜形篇秦之陽紆高注陽紆在馮翊池陽是高意陽紆卽陽盱故此注以爲秦地也考爾雅秦有陽陜呂覽有始篇秦之陽華高注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陽西陜與華亦音相

近與陽紆皆為秦有似陽陟陽華亦即陽紆矣近段氏於楊紆楊陟陽華三者不分畢氏校呂覽同郝氏則謂陽紆陽陟非一地諸書舛舛固難遽定但周禮職方冀州藪曰楊紆注云所在未聞雍州藪曰弦蒲注云在汧漢地理志右扶風汧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說文說九藪雒州弦圃冀州楊紆與漢志皆符職方之義則弦蒲楊紆不可合也而高注陟形訓云陽紆一名具圃當即弦圃郭注爾雅楊陟云今在扶風汧縣西乃以職方之弦蒲當爾雅之楊陟豈非雍州之藪混於冀州之藪乎竊意禹都安邑在

冀州所禱自為冀州之河不應遠至雍州也

殷湯之禱桑林注引淮南子曰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祭高誘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案桑林之祭今本作桑山之林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下左氏襄十年傳宋公享晉侯于楚邱請以桑林杜注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正義曰湯樂為大濩其曰桑林先儒無說惟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見帝王世紀下文或可禱桑注亦引呂氏春秋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余謂周禮旱暵舞雩

月令大雩帝用盛樂則桑林之禱自有樂舞宋猶傳之故傳云舞師題以旌夏也桑林地未聞昭二十一年傳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當是林在城外因湯之禱而後以名其門耳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應休璉

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注云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案周語後陸士衡演連珠注亦引之但上文本云許由隱箕山又有巢父與由同志下乃引或說如此當因莊子言堯讓天下於許由而符子作讓巢父遂混合之耳漢書古今人

表二人竝列皇甫謐亦各有傳則以為一人者非也至巢父又稱山父惟見此書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叔夜

禹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注引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案後陶徵士誅巢高之抗行注引與此同海內經華山青水之東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下於此至于天郭注柏子高仙者也郝氏亦引莊子此文又謂史記封禪書說神仙之屬有羨門子高未審即一人否穆天子傳郭注云古伯字多从

木則柏高卽伯高矣管子地數篇有黃帝問於伯高云云蓋黃帝之臣也帝乘龍鼎湖而伯高從焉故高亦仙者也余謂旣從黃帝仙去何堯時又爲諸侯至禹時尚在殊不相合漢書人表有巢繇等而無伯高若馮衍顯志賦云欵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又似爲二人蓋皆相傳之異

足下若嬲之不置注云嬲擿嬲也音義與嬲同案說文嬲苛也一曰撻也戲弄也段氏云嬲乃嬲之俗字故許不錄孫氏星衍以爲嬲卽嬲字艸書之譌然嵇康艸蹟作嬲一切經音義引三倉嬲乃了切弄也惱也

故有嬲字則未可輕議余謂廣韻二字竝列而訓相似則有嬲不必有嬲旣說文所無安知三倉之嬲非嬲之轉寫別體乎若嬲爲弱長兒又不類矣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孫子荆

神武應期注引河圖鬪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案困學紀聞云後漢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鬪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鬪苞似是人名氏全氏祖望曰河圖鬪苞恐是緯書名目故曰受萬氏集證則據劉恕通鑑外紀帝旣受河圖乃命鬼臾蒞占星鬪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鬪苞與鬼臾蒞

竝稱其爲人名氏可知或曰闔苞受河圖篇名見文選注志蓋誤闔爲闔也余謂闔與闔形相似作闔是也授與受通後漢志規字當下屬而路史引之日月上有正字與外紀同殆皆誤讀而增其字矣

與陳伯之書 邱希範

僞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會豪猜貳注云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僞嬖蓋指宣武也案魏書世宗宣武帝紀景明二年咸陽王禧謀反賜死所云夷戮當指此此書之致在天監四年爲魏正始二年則正始三年樂良王長命坐殺人賜死永平元年殺彭城王勰

蓋在其後矣若景明四年梁州氏反又討反蠻正始二年武興氏反所謂攜離猜貳者是已

移書讓太常博士 劉子駿

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注引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擒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又云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案容齋三筆云漢書陳平傳絳灌等讒平顏師古注曰舊說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賈誼傳絳灌東

陽侯之屬盡害之注亦以爲勃嬰觀史記陳平世家曰絳侯灌嬰等咸讒平則其爲兩人明甚師古不必爲疑辭也又史漢外戚竇皇后傳實書絳侯灌將軍此最的證楚漢春秋陸賈所作皆書當時事而多與史不合師古蓋屢辨之如張耳歸漢卽立爲趙王子敖廢爲侯敖子偃嘗爲魯王文帝封爲南宮侯而楚漢春秋有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告韓信反史記表云樂說漢表云樂說而楚漢以爲謝公其誤可見余謂絳灌若係一人旣與樊噲竝有功則漢書功臣表不容不載今固無有如容齋說楚漢春秋已不足憑未必仍陸賈自著原本且流傳豈全無參錯疑彼處絳灌直是灌嬰之譌晉載記稱劉淵鄙隋陸無武絳灌無文隋陸二人絳灌亦二人也卽子駿此文云公卿大臣之屬亦斷非專舉無名之絳灌一人矣李氏孤據以爲信太泥

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案此承上孝文皇帝言則文帝時已有博士或據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而文帝紀無文然儒林傳伏生爲秦博士孔甲爲陳涉博士涉時且有之何況漢興已數十年惟序云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

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耳武帝時公孫宏等奏云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曰舊官則其本有可知蓋至此益重其事矣傳中如伏生弟子張生爲博士韓嬰孝文時爲博士轅固生孝景時爲博士皆在武帝以前至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職官部並引漢舊儀云孝文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朝服元端章甫冠尤其明證。又案困學紀聞云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考儒林傳贊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五經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也今後漢

書一經作五經章懷注武帝始置五經博士文帝未遑庠序之事酺之言未知何據是唐時本作五經何氏焯謂今所見者誤本恐非又趙岐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考閻氏若璩卽據子駿此文以爲岐說之所本第史文不備耳然則厚齋言文帝惟立詩一經者亦未確且張生非傳書者耶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注引漢書曰武帝末魯
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
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
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案所引見藝文志然末字疑有誤攷魯恭王傳以孝
景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諸侯王表云元朔元
年安王光嗣則恭王薨當在武帝元光六年壞宅事
自更在前且傳云好治宮室苑囿季年好音是壞宅
非季年可知時武帝卽位未甚久後尙約有四十餘
年何得以爲末耶又荀悅漢紀於漢成帝三年備述

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於古文尙書論語孝經云
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朱氏
彝尊謂觀此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文選此文錄
本流傳脫去家字耳余謂藝文志直云安國獻之楚
元王傳載歆此文亦無家字未必盡脫或者因書爲
安國所定仍列其名遂云安國獻之與若後尙書序
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竟出自安國口中不
知史記孔子世家明言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
太守早卒而巫蠱事在征和元年二年間不應是時
安國尙存此則誠如朱氏所駁僞託顯然况漢紀所

稱尤足爲證乎

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注引七畧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案桓公他無考七畧未及貫公而注遂遺之殊疎儒林傳云賈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釋文序錄則云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傳又云毛公趙人治詩授同國貫長卿是貫公父子皆通經也傳又云孔氏古文尚書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

東庸生釋文云庸生名譚亦傳論語若七畧之王卿則釋文以爲與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并庸生俱傳齊論語者不知卽天漢三年御史大夫有罪自殺之王卿否○又案經義考承師門於治儀禮有禮官大夫桓生爲魯徐生弟子當卽七畧所稱之桓生正禮家也而於左氏傳謂劉歆書有魯國柏公柏疑桓之形似而誤治齊論語有御史大夫瑯邪王卿地同官亦同或卽後之自殺者與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帝猶

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案漢書宣
 帝紀甘露三年傳作元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
 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廼立梁邱易大
 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似與此合以儒林傳覈
 之則亦有同異焉據傳初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於
 於口武帝時上使與董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
 孫宏本為公羊學卒用董生上因尊公羊家宣帝即
 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
 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注但引皆魯人也言穀梁本
史高非魯學公羊乃齊學宜興穀梁上乃選郎十人徵周慶

丁姓俱梁人使卒授之自元康中始講積十餘歲皆明
 習至是大議殿中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
 姓皆為博士是穀梁之立在公羊後此其同也傳云
 漢興言易者本之田何何授東武王同同授淄川楊
 何何元光中為大中大夫梁人丁寬亦從田何受易
 授同郡田王孫王孫為博士釋文但云漢初立易楊
 氏博士誤矣若施讎孟喜梁邱賀皆出王孫而賀先
 從京房受易房者楊何弟子也宣帝時聞京房為易
 明求其門人得賀賀入說上善之後以筮有驗繇是
 近幸為大中大夫至少府年老終官傳子臨甘露中

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宣帝選高材郎十人
從臨講是梁邱易之立乃賀子臨也施讎本爲賀所
薦拜爲博士尙在甘露未議前子孟喜則上聞其改師
法不用喜授白光翟牧皆爲博士是孟易之立乃喜
弟子也要皆在宣帝時故釋文以爲宣帝復立施孟
梁邱之易藝文志訖于宣元有施孟梁邱本紀當以
京氏列于學官蓋京在元帝時非一時事不竝稱耳與此先言施孟而後及宣帝爲
異抑施本在前孟無明文亦或在前此文但云往者
不謂非宣帝所立下言廣立故重稱宣帝也至書之
立釋文云漢始立歐陽尙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

士應卽本此然自伏生教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張
生爲博士而歐陽生無聞傳云歐陽大小夏侯氏學
皆出於兒寬蓋寬本受之歐陽生而還以授歐陽生
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始爲博士則歐陽之立疑
亦在宣帝時藝文志云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
氏立於學官是也特歐陽之立當在甘露議前故傳
云高孫地餘爲博士論石渠耳夏侯勝其先夏侯都
尉從張生受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所問非
一師號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
高左右采獲爲小夏侯氏學二夏侯之立傳不言其

由殆以所學既分各有傳授遂并立之與

北山移文 孔德璋

值薪歌於延瀨注云未聞案五臣注云蘇門先生游於
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
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
二章而去孫氏補正則疑指延陵季子取遺金事論
衡書虛篇云披裘而薪與此薪歌合韓詩外傳以為
牧者蓋傳聞異詞也余謂延陵事畧似而二書皆不
言歌五臣未著出典或亦有所本也竝存備參

論巴蜀檄 司馬長卿

西爨之長注引文穎曰爨犍為縣案說文爨字云犍為
蠻夷也漢志爨道屬犍為郡高誘注呂覽讀爨為匍
匍之匍水經江水一篇注云爨道縣本爨人居之地
理風俗記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秦紀謂爨僅
之富者也其地則今四川叙州府治是已。又案王
制西方曰棘鄭注棘當為爨爨之言偏使之偏寄於
夷戎正義云漢書西南有爨夷知非彼夷而讀為偏
者以與寄文相對寄非東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則爨
亦非西方夷名故以為偏迫於夷狄也段氏謂釋文
棘又作爨知記文本作爨鄭注爨當為棘也唐初本

已誤經傳之棘多訓亟故曰棘之言偏然則彼處已
易變爲棘與此異

爲袁紹檄豫州 陳孔璋

標名下注引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
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
案魏志陳琳傳並無作此檄以下數語趙琴士云此
善妄增又後漢書及魏志袁紹傳宣此檄時已在備
奔歸紹之後則非獨善注妄也卽昭明標題亦不當
云爲袁紹檄豫州宋胡三省注通鑑知善說之非乃
泥於昭明此題而云蓋帝都許許屬潁川郡豫州部

屬也故選專以檄豫州爲言此似但見文選之題而
未細看陳琳之文檄首一行云左將軍領豫州刺史
郡國相守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非劉備而誰乃以爲
指其地言耶檄末云卽日幽并青冀四州竝進書到
荊州便勒見兵與建中將軍協同聲勢各整戎馬羅
落境外則非專檄豫州可知裴松之魏志注云魏氏
春秋載袁紹檄州郡文爲得其實故此處當題爲陳
琳爲袁紹檄州郡討操左將軍領豫州刺史下郡國
相守上當有告字如魏檄吳將校部曲云尚書令或
告江東諸將校部曲也操檄吳託之或紹檄操託之

備皆倚以爲重二檄俱出陳琳之手其體例同可知也或名而備不名者尊帝室之胄或本有而傳寫遺落俱未可定近有重訂文選者乃爲之注云蜀志先主歸陶謙謙表爲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爲左將軍故稱郡國相又稱守者郡守也左將軍旣非郡國相豫州刺史亦非郡守何得強紐爲一耶余謂趙說甚是但以題爲昭明之失注爲李善之妄則未然今觀題下注引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知昭明原題必是檄州郡若作檄豫州善不容於豫州字絕不及至名下注據胡氏考異云袁本此一節與

所載五臣翰注畧同其善曰下引魏志使典文章卽接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曰云云並無作此檄以告劉備至歸本初也二十一字且旣引魏志而數語爲魏志所無其竄入顯然非善咎也卽相守下引蜀志今本亦無故稱郡國相十二字不知誰爲之

獎臧威柄注云魏志作獎臧臧成也案臧不得訓成獎臧亦非文義魏志此語見裴注旣同是臧何取以校異此必有誤後漢書臧作就是也爾雅釋詁就成也義正合又爾雅求曾在卒就釋文就或作蹴又作蹴字形與蹴近而臧又蹴之異體當是傳寫譌作蹴展

轉馳謬遂爲賊矣

檄吳將校部曲文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案凌氏廷
堪書此文後云三國志及裴注皆未載此文考魏志
武帝紀建安十七年冬十月征孫權又十九年二十
一年兩征孫權此不明指何年據荀彧傳建安十七
年太祖征孫權或疾留壽春薨時年五十而此檄首
稱或名則是或尚存爲建安十七年征權時也然檄
中所云偏師涉隴則建約臬夷據魏志遣夏侯淵討
斬宋建則建安十九年冬十月事西平金城諸將斬

送韓約首則建安二十年五月事也又云軍入散關
則羣氏率服進臨漢中則平陽不守據魏志公出散
關氏王寶茂恃險不服公攻屠之亦建安二十年五
月事公至陽平則建安二十年秋七月事也又云張
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據魏志魯潰
奔巴中亦建安二十年秋七月事魯自巴中將其餘
衆降則建安二十年十一月事也又云巴夷王朴胡
賓邑侯杜獲各率種落以奉王職據魏志巴夷王賓
民來附則建安二十年九月事也又云超之妻孥焚
首金城據魏志南安趙衢漢陽尹奉討馬超臬其妻

子則建安十九年春正月事也又云與匈奴南單于呼厨完據魏志南單于呼厨泉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則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事也又云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據夏侯淵傳拜征西將軍則建安二十一年事也又云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據吳志孫權傳權征合肥未下徹軍還爲魏將張遼所襲則建安二十年事也凡此皆在或薨之後未審傲文何以詳載之若云是建安二十一年征吳之檄則距或之薨已五年檄首不應仍稱尚書令或也恐或字或誤然李善注引或傳以證未必誤

也豈孔璋此檄是齊梁文士所擬作而昭明遂取以入選歟此說駁辨甚核善注屢引魏志而未悟及或薨之年之不相合今疑非琳作與前上書重諫吳王或疑非乘作正同但彼書漢書載之未必然而此檄不見於三國志注當是矣

要領不足以膏齊斧注引漢書音義服虔曰易喪其齊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案易巽卦喪其資斧與旅卦得其資斧釋文云子夏及衆家皆作齊斧惟沈約宋書文帝

紀元嘉二十九年詔曰未勞資斧與今王氏本同乃俗誤也此所引漢書音義蓋本王莽傳齊字作本音讀虞仲翔曰與爲齊釋文於說卦傳齊乎與不出音則如字可知如志林之說因齊戒受斧即稱齊斧殊爲不辭近校者或據李氏易傳荀爽曰軍罷師旋亦告於廟還斧於君故喪齊斧爲證然荀氏但云還斧固未以齊戒爲齊斧也仍宜用張應二說且齊戒本亦從齊字取義禮記祭義所謂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以致於神明是已。又案說文鈔利也讀若齊正與應劭說齊利也相合段氏謂易之齊斧當是

鈔爲正字齊爲假借字據此則益非齊戒之義

身罄越軍六臣本越作六非也案禮記文王世子云公族有死罪則罄于甸人鄭注縣縊殺之曰罄罄與罄通左氏哀二十二年傳越滅吳請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是夫差實自縊死於越之軍中故云身罄越軍也注引史記陸賈語既有參差於身罄字絕不及疏矣

檄蜀文 鍾士季

段谷侯和沮傷之氣注引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鄧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又曰姜維寇洮陽今注誤作洮陽鄧艾拒

之破維於侯和案漢志上邽屬隴西郡今之秦州則漢天水郡成紀縣地州西六十里有上邽城方輿紀要云段谷水在州西南水經注上邽南有段溪水水出西南馬門溪東北流合籍水杜佑曰上邽有段谷泉蜀漢延熙十九年姜維敗處魏之甘露元年也又侯和城在州東水經注洮水經洮陽城東逕共和山南城在四山中又東逕迷和城北迷和當卽侯和之誤也蜀漢景曜末姜維敗處魏之景元三年也余謂秦州當關隴之會武侯及姜維皆規此以連結羌胡震動關輔隴西卽隴右爲今鞏昌府地故此上文以

爲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也上邽卽建興九年武侯出祁山與司馬懿相遇處

難蜀父老

司馬長卿

因朝冉從駮定竿存卽注引應劭曰蜀郡岷江本冉駮也文穎曰卽今爲卽都縣竿今爲定竿縣皆屬越嶲案竿字本作苳竿其省也廣韻云竿苳二同竹索也西南夷尋之以渡水因號卽苳段氏謂或从艸非今漢書作苳水經注同若水篇注云苳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彌蜀曰卽漢嘉越嶲曰苳皆夷種冉駮亦其類師古曰今夔州開州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

也西南夷傳云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自
嵩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祚都最大自祚以東北君
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又云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
君并殺祚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粵嵩
郡祚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此武帝元鼎六年
事也方輿紀要云今之茂州古冉駹國地後漢書冉
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漢武置汶山郡
宣帝時省入蜀郡洪氏圖志云汶江故城在州北卽
應劭所謂岷江蓋汶與岷通文乃汶之省也洪又云
岷山在茂州東南元和志汶山縣有汶山卽岷山也

此非古岷山漢志岷山在湔氐道徼外今松潘廳北
生番界與紀要異紀要又云黎州守禦所古西南夷
筰都地漢武定爲沈黎郡天漢四年并入蜀郡亦見
後漢西南夷傳洪云今雅州府清溪縣也沈黎故城
在縣東南余謂華陽國志雅州邛邛山本名邛筰山
故邛人筰人界是已若文穎所稱定筰則漢志本屬
越嵩郡與筰都爲沈黎郡者非一地紀要云定筰廢
縣在鹽井衛治南而漢志越嵩郡下又有祚秦有大
祚胡氏雖指謂皆是近水置筰橋處故竝以筰名耳
紀要又云建昌衛中前所西北有邛都廢縣爲漢越

嵩郡治洪云今宣遠府西昌縣也廢縣在今縣東南此與今之邛州即漢志蜀郡之臨邛者又異矣

畧斯榆注引張揖曰斯俞本俞國名案榆俞同音通用字周書王會解俞人雖馬孔晁注俞東北夷王氏應

麟云漢書巴俞注俞水名今渝州陳氏逢衡以渝州地在成周西南與孔注不合別舉遼西郡之臨渝縣

有渝水者當之又山海關在撫寧縣東一百里本古渝關地俞人當在其左近余謂此處與冉駝邛笮連

界當正謂西南夷厚齋說是渝州今四川重慶府舉苞蒲注引服虔曰苞蒲夷種也案苞蒲是一是二未

知其審服說亦無所指惟說文邑部卽字云地名段氏謂其字厠於駟警之下駟為犍為縣警為牂柯縣

則卽當是西南夷之地余謂卽下列邠字云西夷國蓋與井駝之井同古今字也此文上言朝井從駝以

類舉之似苞卽卽同音通用耳漢書西域傳有蒲昌海卽鹽澤也武帝時自敦煌至鹽澤往往起亭又有

蒲犁國蒲類國蒲類後國蒲殆指是與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

勞倦萬民不贍案司馬相如傳云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焚中發吏卒千人云云前諭巴蜀檄所

爲作也又云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是三郡也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卽此所云是也方輿紀要云今叙州府有夔道城圖經言故城址有三漢治在今府西南接慶符縣界卽元光五年發巴卒治道處余謂水經江水一篇云武帝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夔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於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鑿鑿之迹猶存正與此合而上文云其邑高后六年城之當是漢初夔夷已服

屬故前檄言西夔之長貢職不怠尙在發卒治道之先至是卽由夔中以通夜郎也漢志犍爲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距治道時已十八年殆後此始得而郡縣之耳惟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而不及犍爲與志不符

故乃闕沫若注引漢書音義日以沫若水爲關也沫已見蜀都賦注又引張揖曰若水出廣平徼外出旄牛入江案此注有誤胡氏攷異云當作旄牛徼外是也漢志蜀郡旄牛下云若水出徼外南至大牁入繩旄牛廢縣在今清溪縣大牁爲冕寧縣地水經若水篇

云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與漢志合關卽此文所稱是已注引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此若水所由得名也經於後文云東北至夔道縣入于江注云若水至夔道又謂之馬湖江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亦或言至夔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爲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矣若水之合瀘水已見出師表

徼牂牁史記司馬相如傳作牂牁而西南夷傳作牂牁漢書於志傳竝作牂牁案說文牂壯羊也別無牂字詩牂羊墳首初學記引作牂羊墳首是牂爲牂之別體也字彙以柯爲牁之俗然柯牁字說文皆無之則漢書作柯是也顏注地理志曰牂牁係船杙也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旣滅夜郎以且蘭有椽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爲牂牁此注引張揖說以木柵水爲夷狄之界者西南夷傳云夜郎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蓋牂牁本江名武帝時置郡卽以江名爲郡名矣又廣雅牁杙杙也王氏疏證謂玉篇牁吠繫船大杙也字本作牂牁者杙長大牂牁然柯亦長大之名猶木大枝謂

之柯也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畧云吳攻樊城於峴山
東斫牂柯材據此則牂柯又可通以木柵水之義也
狀或亦別體字或或作歌非

梁孫原注引張揖曰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
案登上脫臺字漢志越嶲郡臺登下云孫水南至會
無入若應劭曰今日臺高水經若水注云有孫水焉
水出臺高縣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
定西南夷橋孫水卽是水也臺登廢縣在今冕寧縣
東會無則今之會理州方輿紀要謂孫水一名長河
源出西番界南流逕寧蕃衛東流入建昌衛境會於
瀘水蓋與若水二者皆合矣

文選集釋卷二十二

涇 朱 珩 蘭坡

男葆元

校字

對楚王問 宋玉

孫如圭

故鳥有鳳而魚有鯢注引曾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案
 困學紀聞引此語而云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莊
 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是王氏以此所說之鳳即莊
 子之鵬也今說文朋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
 數故以為朋黨字鵬亦古文鳳莊子逍遙游釋文引
 崔云鵬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然此下云上擊九

千里絕雲霓負蒼天正與莊子合而卽云鳳皇然則
鵬非別有是鳥也玉篇乃云大鵬鳥不以爲卽鳳同
於崔說似因莊子大不知幾千里而誤實則莊子特
寓言耳

答客難 東方曼倩

以筵撞鍾注引說苑建天下之鳴鍾撞之以筵案筵漢
書作莛文穎曰橐莛也吳氏仁傑云論衡篙不能鳴
鐘篙當作橐周官矢人注筈讀爲橐又橐人注箭幹
謂之橐集韻筈槁通穎云槁者謂箭幹耳楚詞索瓊
茅以筵導王逸曰小破竹也王莽傳以竹筵導其脉

師古曰筵竹挺也五臣注乃云筵小木枝豈以說苑
撞之以挺字从木而爲是說耶韓文公詩寸筵撞鉅
鐘音義云筵艸莖也筵从竹而以从艸釋之誤矣余
謂說文竹部筵維絲筦也艸部莛莖也兩字本異此
宜爲从艸之莛文穎云橐莛者橐當爲橐乃禾橐也
論衡篙字亦橐之譌攷工記胡之筈鄭注筈讀爲
橐謂箭橐監本橐作从禾之藁段氏漢讀考云蓋禾
橐字引伸爲矢幹字是已說苑亦本莛字而此注引
作筵竹部艸部字多通用故耳吳氏云作挺殆傳寫
者失之昌黎詩寸筵自是莛字釋爲草莖正當吳氏

轉以爲誤非也。又案吳氏言从艸之莛一曰屋梁
莊周書舉莛與楹厲與西施郭象曰莛橫而楹縱司
馬彪以莛爲梁楹爲柱然莊生本以莛楹之殊大小
厲西施之異美惡一類言之以莛爲梁失其趣矣此
說則得

譬由鼯鼯之襲狗注引李巡爾雅注曰鼯鼯一名奚鼠
案說文鼯小鼠也此作奚者省偏傍耳爾雅鼯鼠與
鼯鼠分列郭注鼯鼠云有螫毒者玉篇云螫毒食人
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釋文引博物志云鼠
之最小者或謂之耳鼠蓋俗傳能入人耳也春秋成

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並書鼯鼠食郊牛角是已郭
注鼯鼠云小鼯鼯也亦名鼯鼯說文鼯精鼯鼠也別
無鼯字爾雅釋文引字林有之此與鼯鼠當爲二物
李巡說非也

解嘲 楊子雲

上玉堂注引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案注所引
洪氏容齋五筆以爲今黃圖無此文殆本非全帙中
佚脫與洪又云漢書李尋傳久汙玉堂之署顏注玉
堂殿在未央宮翼奉疏曰孝文帝時未央宮無高門
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三輔黃圖曰未

央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漢宮閣記未央宮有玉堂宣室閣又引漢書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三層臺高二十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階皆玉爲之今郊祀志但云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而無它語然玉堂爲禁內宮殿明白而谷永對成帝問曰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以玉堂配椒房言之意亦嘗爲燕游之地師古直以爲嬖幸之舍與前注自相舛異大誤余謂西都賦亦言金華玉堂注引黃圖有金華殿大玉堂殿別之爲大則宜有小矣惟旣在宮中而子雲與待詔金馬門並舉必當日置儒臣備顧問玉堂其入直之所故云羣賢同行疑與近椒房之玉堂雖同在禁內而非一處觀李尋傳稱曰署可知玉堂之名始此至宋太宗澶化中賜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後遂專爲翰林典故

四分五剖宋氏郝校漢書曰剖韋本作牖匹力反案讀書雜志云剖與牖得兩通然恐本是副字而後人改之說文牖副竝云判也玉篇牖副竝音逼切大雅生民篇不圻不副正義曰圻副皆裂也引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爲去聲遂不得其解而改爲剖耳且上文結逸七爲一韻古音在質部此

副與下國爲一韻古音在職部若改副爲剖則失其韻矣余謂說文刀部副下引周禮副辜祭鄭注周禮作驅一篆一籀字無別片部驅亦訓判廣韻云驅版出通俗文似專爲判木言然音同義爲剖劈亦同故韋昭作驅至王云質職分部者蓋段氏表以職德爲之哈之入在第一部質櫛屑爲眞臻先之入在第十二部也而後人多不分

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注於上句引如濟曰地理志云在會稽下亦引志云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案漢志會稽郡錢唐下云西部都尉治而楊雄傳注引孟康曰

會稽東部都尉也疑有一誤王氏商榷謂越絕書二卷云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唐似會稽止一都尉漢志下文回浦南部都尉治或後來增設但前漢既有西部亦宜有東部金石錄載永平八年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吳志張紘亦爲會稽東部都尉而後漢循吏伍延傳嘗爲會稽西部都尉是後漢固東西並設志稱建武六年省諸部都尉既經省併不應後漢所有前漢反無則會稽郡當本有兩都尉西部治錢唐東部治山陰矣孟康又云敦煌玉

門關候也志於敦煌郡龍勒下云有陽關玉門關皆
都尉治不言候蓋有尉卽有候也攷西南夷傳任囂
趙佗秦時已爲南海尉是尉之在南者漢元封二年
拜涉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是尉之在東者而志內東
西南北中各有部每部都尉治俱數處其餘多專言
都尉治西域傳諸國皆令自設左右都尉必云至都
護治若干里都護豈卽漢各部之都尉耶候若詩曹
風之候人史記項羽紀注稱軍候兼主斥候俗作左
斥候氏昭二十三年傳明其伍候賈注五候五方之候也
是各方亦俱有候不獨西北疑子雲乃渾言之而如

孟二說因舉一端以見耳然太平御覽二百四十一
引臨海記云漢元鼎五年立都尉府於候官以鎮撫
二越所謂東南一尉者也據此似特立總統之名故
曰一尉西北一候無所見當亦相類又水經浪水注
云秦并天下畧定揚越置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時爲
南海尉者卽任囂趙佗蓋在番禺與候官異或漢制
不因秦舊地而候官亦非如溇會稽之說地理志所
云在會稽者乃與各部都尉同而尙非其總統者與
惟晉書地理志交州下云始皇定南越以爲桂林南
海象等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

所謂東南一尉也是蓋言其特置異於他都尉注專舉會稽爲非然候亦未及也。又案高氏緯畧云庾信慶平鄴表政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正用楊雄之言漢制郡置尉事體深重始馮翊之高陵扶風之郿迄交阯之麓冷合浦之珠厓郡國一百三爲都尉治者九十有四班志並不及可謂闕典其他如關都尉農都尉屬國都尉匈奴渾懷都尉玉門陽關都尉有官制所名者有因事初置者據此知一尉亦卽以都尉爲證然班志何嘗不及如上所引是已但未晰其制耳而高氏別引王

新爲右輔尉梅福爲南昌尉趙廣漢爲京輔尉尹翁歸爲宏農尉毋將爲沛尉則殊屬混淆。又案史記南越尉佗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云云徐廣注爾時未言都尉也漢書高帝紀秦三年攻破東郡尉於成武灌嬰傳同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此可知尉之卽爲都尉也王氏商榷謂秦本無都尉名郡都尉與縣尉同稱尉此又高氏之所以混也但云秦時無都尉似亦未確樊噲傳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當與高紀嬰傳所叙爲一事而一曰尉一曰都尉

劉氏放曰都尉景帝方置明此衍都字然噲嬰二傳俱云斬都尉一人酈商傳沛公爲漢王商以將軍爲隴西都尉不應皆衍字或者改稱後因而追稱之至噲傳又云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却敵先登斬候一人亦秦時已有候之證且可見其必非祇此一候矣徽以糾墨制以鎖鈇注引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徽弩之徽案制不得云縛束蓋徽之誤下尤乖舛據宋祁引蕭該音義徽音以繩徽弩之徽則束字涉注上文而誤漢書顏注乃曰徽糾墨皆繩也讀書雜誌云師古訓本坎卦之係用徽纏不知徽以糾墨

與制以鎖鈇對文則徽非徽纏之徽廣雅徽束也束以糾墨猶言係用徽纏耳太元養次七云小子牽象婦人徽猛是徽爲束也下文免於徽索乃訓爲繩此說與注訓徽爲縛束正合徽本繩索之名亦實字作虛用矣

譬若江湖之崖渤解之鳥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注引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鴈曰乘案漢書崖作雀鳥作鳥顏注其義兩通臧氏琳經義雜記曰古鳥字有俗作鳥者禹貢鳥夷孔讀鳥爲鳥可證此言江湖之厓勃解之鳥其地廣濶故鴈鳧飛集不足形

其多少子雲借鳥為鳥淺者因改厓作雀以配之師古不能定然先言雀鳥則下文之乘鴈雙鳧為贅語矣此說是也讀書雜誌又云漢書注引應劭以乘鴈為四鴈非也雙鳧當為隻鳧謂一鴈一鳧也子雲自言生逢盛世羣才畢集有一人不為多無一人不為少故以一鳥自喻不當言四鴈雙鳧也乘之為數訓四又訓一廣雅乘壹弋也方言飛鳥曰隻今本隻作雙乃後人所改余謂即如舊義乘者雙之倍故於乘言多於雙言少集言其來飛言其去亦可通似不必執乘之可訓為一而改雙為隻以就之也

或釋褐而傳注引墨子曰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傳嚴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案梁氏警記引許云子雲語似以傳為太傅之傳蓋說稱傳說猶召公稱保奭也漢書注引孟康以為甯戚恐非此說正與李注合并釋褐字亦有據墨子之言三公太傅即三公也然則後世傳為傅巖當是巖以說得名而非說以巖得名矣今之說命乃晚出古文始不足信

翕肩蹈背注引孟子脅肩諂笑案翕與脅通本書高唐賦股戰脅息注脅息猶翕息也淮南墜形訓其人翕形注翕讀脅榦之脅是也後漢書張衡傳我不忍以

歛肩注亦引孟子脅肩為證云歛亦脅也淮南本經訓精神訓兩注歛皆讀脅又史記傅靳蒯成傳靳歛索隱云歛音翕然之翕漢書辛慶忌傳與歛侯戰注歛即翕字也是脅翕歛三字古皆通用若詩抑篇鄭箋胎肩詔笑釋文胎本又作脇則脅之別體也

頤頤折頤注引韋昭曰曲上曰頤段氏引作案說文頤面長曰頤齟兒也段氏謂齟者齒差也篇韻皆云頤頤不平也說文有頤字云頭頤長也頤當作陝玉篇引蒼頡云頤面長銳頤之兒蓋解嘲及蒼頡皆假頤為頤頤與頤音相近余謂漢書頤作頤說文頤低頭也頤乃頤

之譌頤與頤字形相似頤魚檢切頤五感切聲亦相近作頤則義不合師古曰頤曲頤也非是說文頤曲頤也頤音薄回切史記蔡澤傳以為醜顏醜與頤同韻字耳若吳氏仁傑云漢書頤字顏師古音欽文選頤字韋昭音邱甚切後漢書周燮傳欽頤章懷注欽音邱凡切或作頤韓詩有美一人碩大且媯薛君曰重頤也字亦作頤毛詩作碩大且儼或作矚集韻儼矚頤媯同魚檢切儼矚好貌又媯衣檢切美也凡頤頤欽媯儼矚六字其音切不一而訓釋亦異自蔡澤周燮言之則曲頤醜狀也自韓詩集韻言之則重頤

美好也此說從小顏之義而旁及儼媿遂致好醜相
 亂然釋文祇出矚字說文引詩作媿太平御覽引韓
 詩并薛君章句皆與顛字無涉即集韻訓好訓美之
 字并不及顛則顛之別為義可知吳氏顧混而一之
 何耶附案今本漢書或作顛宋祁曰顛一作顛蕭該音義作顛讀書志餘以為顛者正字顛者借此異存以備考○注又引說文曰顛鼻莖也案段氏
 云鼻謂之準鼻直莖謂之頰史記唐舉相蔡澤既言
 曷鼻又言蹙鬚者曷同過過鼻言其內不通而蹙蹙
 鬚則言在外鼻莖中斷也余謂鼻中斷即此所謂折
 頰也索隱云曷鼻謂鼻如蝎虫蹙鬚謂鼻蹙眉非是

夫蕭規曹隨注無所釋案史記曹相國世家參代何為
 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
 何為相顛漢書作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
 淨民以寧壹正此文所云也當引以證又法言淵騫
 篇亦有蕭也規曹也隨之語宋咸注云蕭何規勅於
 前曹參奉隨於後是子雲已兩言之

響若坻隤注引應劭曰天水有大阪名曰隤坻其山堆
 傍着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韋昭坻音若是
 理之是案說文氏為部首云巴蜀名山岸脅之堆旁
 箸欲落墉者曰氏引楊雄賦響若氏隤此文用韻體似賦故許以

爲則坻當作氏漢書作阨師古曰阨音氏巴蜀名山
旁堆欲墮落日氏應劭以爲天水隴氏失之矣氏音
丁禮反段氏謂顏說殊非古隴阨亦作隴坻與巴蜀
之氏形小異而音義皆同阨坻字同氏聲或从氏聲
而丁禮切者字之誤也劉逵注吳都賦坻頽曰天水
之大阪名曰隴坻因爲隴坻之曲說與應仲遠同坻
韋音是阨顏音氏皆不誤攷氏亦作是禹貢西頃因
桓是來鄭注云桓是隴阪名其道般桓旋曲而上故
曰桓是據此則桓是卽隴阨明甚余謂段說於氏部
下如其自部阨下又云隴阪曰阨其字與氏不同

阨字或作坻音丁兮丁禮二反則正如師古所說一
人之書前後不符據讀書雜誌於上林賦下積厯之
坻自注引西京賦隴坻之隘是隴坻字亦音底底與
氏音相近故隴坻或爲隴坻坻从氏鄭君所以釋桓
是爲隴阪名也特段言氏主謂石故崩聲聞遠阨主
謂土陵阪皆土阜也此說則然應劭不當以隴坻與
山旁崩落之義合爲一耳若胡氏攷異旣訂坻字爲
坻而云應劭本漢書作坻韋昭本漢書作坻吳都賦
注引此作坻與應劭本合彼此不可互証實讀古書
之通例殆亦非矣

東方朔割炙於細君注云割炙割損其炙也案漢書炙
 作名師古曰是損割其名也然東方朔傳明云割肉
 歸遺細君則此當作割炙正與上司馬長卿竊貲於
 卓氏一例若作名殊為不辭日知錄亦云漢書名字
 乃炙之誤而必欲訓為名此小顏之癖近人校者乃
 以作名為是謂此正文及注竝誤非也

答賓戲 班固孟堅

鸞龍虎之文舊矣注引孟康曰鸞被也案漢書叙傳注
 引晉灼曰鸞視也訓與此異說文鸞目鸞鸞也廣雅
 釋詁鸞視也馬融廣成頌云右鸞三塗本書長笛賦

長鸞遠引皆為視義而孟康訓被者段氏以為雙聲
 之假借也

說難既適漢書適作會注引應劭曰會音會豪之會會
 雄也案李注引應劭曰適好也同一應說乃彼此互
 異不知孰是但適从會聲可通用漢書中類此者甚
 多若即以爲會豪之義似不辭漢書蕭該音義引韋
 昭曰會終也是仍以會爲適此處向注解適作終故
 引頂岱云上書既終而爲李斯所疾詩卷阿毛傳亦
 曰適終也○又案讀書雜志云會讀爲就就成也言
 說難之書既成而其身乃囚也太元元文曰會西方

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史記魯世家考公會立索
隱曰曾世本作就就與曾聲近義同故字通終與就
義亦相近爾雅曾就竝訓爲終所說正合則知訓雄
者非矣

欲從整敦而登高乎泰山注引應劭曰爾雅前高整邱
如覆敦者敦邱案整今爾雅作旄詩邶風毛傳前高
後下曰旄邱釋文引字林作整爾雅釋文又引字林
作嵒玉篇嵒邱也或作整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柏人
城北有一孤山世俗呼爲宣務山余讀碑銘知此嵒
嵒山也郝氏謂必爾雅本作嵒邱旄其假借字耳余

謂釋名又作髦云前高曰髦邱如馬舉頭垂髦也髦
旄音同皆與整近然整嵒字說文俱無之又爾雅云
邱一成曰敦邱郭注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下云
如覆敦者敦邱郭注敦孟也詩疏引孫炎曰敦器似
孟邱一成之形象也是二者實一致敦讀爲堆明堂
位兩敦注敦音對黍稷器堆與對音同敦又通頓卽
詩衛風之頓邱釋名云邱一成曰頓邱一頓而成無
上下大小之殺也敦頓亦音相近後人於土堆曰墩
如謝公墩之類蓋卽敦字而加土傍矣

研桑心計於無垠注引史記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

乃用范蠡計然韋昭曰研范蠡師計然之名也案漢書貨殖傳與史記同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晉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顏師古曰蔡說謬古今人表計然列第四等一名計研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越絕書並作計倪倪研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容齋續筆云唐馬摠所述意林有范子云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不肯自顯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漁父裴駟注史記亦引范子北史蕭大圓云

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近梁氏人表攷云唐徐靈府文子注然作鉗通雅謂研之譌吳越春秋作計硯又作計倪疑倪亦硯之譌硯與研同楊慎集引漢碑又作崆研宋高似孫子略謂計然姓章名文子通志略謂姓宰皆非也余謂容齋又言李暹注文子序以爲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子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暹殊誤此說是也今考漢志道家文子九篇注曰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則與范子爲兩書與計然爲兩人無疑而本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

引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李善注亦引范子以
文子為計然誤正與李暹同總因計然字文子遂混
而為一也此處研桑竝稱桑即桑宏羊

秋風辭 漢武帝

序云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案元白氏琕湛淵
靜語云本紀祠后土者六五幸河東一幸高里幸河
東皆在三月獨始立祠睢上乃元鼎四年十一月也
以昭明序考之曰顧視帝京則符當時之詔曰巡省
豫州觀於周室之意以辭中物色考之曰木落鴈南
則符十一月也蓋其時尚循秦舊以亥為正十一月

即夏正八月辭作於此時無疑余謂初立祠紀云東
幸汾陰汾陰屬河東郡故辭有濟汾河之語帝十七
歲即位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各六年兼此四年已
二十八年帝急於求仙惟恐不壽故云少壯幾時奈
老何也後太初元年始用夏正白氏所考皆合但云
此辭史記漢書皆不載晦翁附入楚辭後今朱子集
註本訖於劉安招隱士竝無此篇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恨晨光之熹微注引聲類熹亦熙字熙光明也案桂氏
札樸云管子侈靡篇古之祭有時而星燿注云燿星

之明或有祭明星者蓋熈爲星光晨星將沒故微也此說當是若祇作光明解則與上光字無別至正字通云微陽也殆卽本此文

園日涉以成趣注云爾雅門外謂之趨趨避聲也七喻切案胡氏攷異謂趣善本當作趨五臣良注云自成於趣乃作趣然趣本與趨通說文趨走也趣疾也周禮樂師司農注趨疾於步是趨與趣皆爲疾走義本書西京賦失歸忘趨薛注趣向也而盧子諒贈劉琨詩趣舍罔要注云趨猶向是趣與趨又皆爲向義故詩棫樸左右趨之毛傳趨趨也賈子連語篇作左右

趨之此外趨趣互通者不可枚舉注音七喻切正可作趣不必定作趨也但當有趣與趨同之語耳

策扶老以流憩注引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案後漢書禮儀志年七十者授之杖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故周禮羅氏獻鳩以養國老也余同邑左春谷明經三餘續筆云扶老後人有據中山經龜山多扶竹郭注云邛竹高節實中中杖也名之扶老竹者有據漢書孔光傳賜靈壽杖孟康云扶老杖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者其說各異又困學紀

聞考史云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攷順附周
磐傳注引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井桔槔朽
在母生年上順憂不敢理之俄有扶老藤生繞之遂
堅固焉依此則扶老又別有說余謂邛竹爲杖卽蜀
都賦所謂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也木杖則陸璣詩
疏云楛橫節中腫可作杖今靈壽是也藤杖如李白
詩手中萬歲胡孫藤注胡孫藤乃藤杖又白居易詩
南詔紅藤杖當是出於南詔要之三者皆因其可製
杖故爲扶老之稱實非有異義也

或命巾車注引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

又周禮鄭注巾猶衣也案注前所引巾字與命字對
文似屬虛用本書江文通雜體詩日暮巾柴車注引
此辭作或巾柴車段氏謂以巾拭物曰巾此與吳都
賦吳王乃巾玉路皆拂拭用之今作或命巾車非是
余謂說文巾爲佩巾故有拂拭之義若謂命僕人拂
拭其車語亦通但與下句掉孤舟不相偶或如鄭注
巾車爲有衣之車則卽依今本亦未始不可也前潘
正叔贈陸機詩我車旣巾善亦引周禮巾車注

尚書序 孔安國

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書正義曰家語序言子襄

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案今家語云孔騰字子襄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是子襄為騰之字而史記孔子世家祇稱子襄始以字行與釋文序錄則云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攷世家無惠名惟云子襄生忠惠疑忠之誤釋文又引漢紀尹敏傳以為孔鮒藏之子襄蓋鮒弟當屬二人共為之事但鮒為兄漢紀言鮒是也子襄為惠帝時博士忠是其子則更在後不應及秦時矣安國乃忠之孫也

三都賦序 皇甫士安

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注引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喻案所引見藝文志志列孫卿賦九篇今荀子賦篇禮知等祇七首楊倞注云或言孫卿所作賦甚多存者惟此言也志又列屈原賦二十五篇則今之騷古蓋謂之賦也史公亦云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後人尊之而名以經殊失其本矣

豪士賦序 陸士衡

時有絃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注引漢書宣帝祠孝昭廟霍氏外孫任宣子章夜絃服入廟事蘇林曰絃服

黑服也案今說文無袷字惟大徐本袷元服也小徐本作袷服也引鄒陽上書武力鼎士袷服叢臺之下釋之彼善注引服虔曰袷服大盛元黃服也又蜀都賦都人士女袷服靚妝注引蘇林曰袷服謂盛服也後顏延年曲水詩序靚莊藻野袷服縟川蓋本之蜀都賦然袷服何以爲盛服孟子被袷衣趙注以爲畫衣畫衣卽盛服矣則袷爲元服亦可云盛服也段氏謂鄒陽書袷本元之異字武士元服卽吳都賦之六軍約服劉注約皂服是也但鄒陽書可通而蜀都賦曲水詩序語不可通余疑左顏所稱當是炫耀之義

正與靚妝相偶袷實炫之借字耳若此處袷服下言荷戟亦武士之服并鄒陽書皆爲元服玉篇袷黑衣也與蘇林說合其字竟當作元餘見前閒居賦

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且之舉注引尙書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案史記集解引馬融云召公以周公旣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書疏引鄭注義與馬同王氏鳴盛謂漢書王莽傳引君奭文又引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嵇康

管子論云周公居攝召公不說莽引說與稽康合其實召公因周公致政後又列臣職故不說非專爲居攝博士說得其半余謂居攝之疑流言時已明史記稱周公告二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是也至此已反政何又疑之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是也至此已反政何又疑之徐幹中論智行篇云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去今作疑其貪位不去者謂不去位之魯也穀梁文知誤十三年傳曰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召公蓋不知此意耳

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注引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

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案魏相傳霍光先以事下相廷尉獄久繫後相爲御史大夫因許伯奏封事言霍氏驕奢放縱宜損奪其權破散陰謀又白去副封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霍氏怨相謀矯太后詔先召斬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文所云側目及注引班語謂此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年

頽莖素毳注云素毳白虎也案白虎卽騶虞此以素毳與頽莖連言下并柯共穗亦草木之類獨雜入獸似覺不倫方氏通雅以爲素毳乃白疊艸也頗近之蓋

毳之訓爲獸細毛而說文毳字云艸覆蔓段氏謂从艸毛會意則毳指艸言可通但未明何艸通雅又引唐地理志隴右道厥賦有毛毼白毼南史高昌國出艸實如纒曰白疊子可爲布中天竺亦出白疊云毼者字書加毛耳湛園札記則引後漢南蠻傳哀牢夷知染采文繡罽毼白疊及外國傳諸薄國唐書西域高昌傳皆有白疊花布疑是今木棉之類余謂木棉似不得爲瑞惟古無此物其種來自番夷卽吉貝草也梧潯雜志言其絮吐如細毳羣芳譜亦言絨如鵝毳則當是此處之素毳殆重其爲外國所貢與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元長

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注引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案所引見海外西經今本無馬字郭注云九代馬名儻謂盤作之令舞也郝氏謂九代卽九招又淮南子齊俗訓云夏后氏其樂夏籥九成疑九代本作九成形近而訛也文選注馬字疑衍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亦有馬字或并引郭注曰舞馬之戲恐非上古所有余謂乘兩龍亦見大荒西經彼處作天穆之野已見前離騷經九代爲九成是也其云馬舞者殆因尙書言蕭韶九成下有百獸率

舞之文故與。注又引易歸藏曰夏后啓享神于晉之墟作爲璿臺於水之陽案御覽引作于晉之靈臺又云享神于大陵而上鈞臺則璿臺當卽鈞臺矣左氏昭四年傳夏啓有鈞臺之享杜注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今禹州城北關外遺址是也

署行議年注引漢書詔曰有懿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署行議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案所引見高祖本紀十一年彼處懿作意議作義劉氏攷刊誤曰義謂儀容其年若曰團貌矣吳氏仁傑云儀與心儀霍將軍女同意儀擬也詔文云年老癯病勿遣若年雖老而非癯病不害其爲可用故須擬議其年要之儀議皆通五臣注乃云攷吏行之殿最議年穀之豐儉而奏於天子甚可笑余謂義儀議三字本通用周禮肆師注古者書儀但爲義儀禮有司徹注今文儀或爲議莊子齊物論有倫有義釋文義崔本作議此詔文與仁義字不合故可作議漢書多用古字耳吳氏以元長爲據別本非也○又案日知錄云署行義年謂書其平日爲人之實迹如昭帝紀元鳳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宣帝紀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是已如此則義爲

非癯病不害其爲可用故須擬議其年要之儀議皆通五臣注乃云攷吏行之殿最議年穀之豐儉而奏於天子甚可笑余謂義儀議三字本通用周禮肆師注古者書儀但爲義儀禮有司徹注今文儀或爲議莊子齊物論有倫有義釋文義崔本作議此詔文與仁義字不合故可作議漢書多用古字耳吳氏以元長爲據別本非也○又案日知錄云署行義年謂書其平日爲人之實迹如昭帝紀元鳳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宣帝紀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是已如此則義爲

如字與此處作議異蓋又一說

紀言事於仙室注云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書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案此乃李氏傳會其說而華嶠書並未稱仙室也疑仙室卽說文宣字云天子宣室也蓋禮家相傳古語如此漢書賈誼傳受釐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也非專藏書之地與上句書芻珥形爲合殆因出聯有宣夜字避複故作同音借用字與附案淮南本經訓武王殺紂於宣室則宣室傳之自古非起於漢也

影搖武猛注引漢書霍去病爲嫖姚校尉案胡氏攷異

謂諸書皆不作嫖疑注有誤且與正文不相應然說文嫖輕也段氏云漢書票姚服虔讀如飄搖言輕疾也荀悅漢紀作票鷁音亦同余謂史記作剽剽疾也見考工記弓人注服音飄搖飄亦疾也見呂覽觀表注影搖又飄搖之同音字也荀子榮辱篇其功盛姚遠矣注姚與遙同莊子逍遙游釋文遙亦作搖是姚可通搖也又票說文作嬰云火飛也義異則嫖姚字正當依說文漢書特省偏傍耳惟李注於他處字不同者皆云某與某通此無之或脫文與○又案錢氏養新錄云說文旛旌旗旛絲也票姚卽旛絲本以旌

旗之飄揚得聲小顏謂兩字皆當讀去聲以服音爲不當誤矣又謂取勁疾之貌亦出肌決卽後來票騎之號未見其必讀去聲也據此說旛絲連文有成處固當但旛旣爲標說文明有輕訓姚可通搖廣雅釋詁搖疾也苟紀易姚爲鷦鷯爲鳥之輕疾者則以作軍將之名似合且票騎單舉一字又非疊韻雙聲必相連綴矣小顏義未爲不可至音讀自宜作平錢所引庾信畫屏風詩及杜子美詩屢用標姚字蓋皆從服音也

侮食來王注云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案袁本

侮作海胡氏攷異以海食爲是其實周書作東越海
食孔晁注云東越則海際食文食卽哈字爾雅所
謂魁陸也江賦王會各國所貢多物類此正相同則
不獨侮字誤食字亦誤蓋皆以形似而譌矣困學紀
聞言周書海食或誤爲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序用
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攷異但云侮當作海而不知
食之當爲食乃謂困學紀聞所譏未得其理非也

離身反踵之君注引周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
龜爲獻案所引見伊尹四方令離身今本作離邱後
漢書西南夷傳章懷注引亦作離邱盧校謂陳氏逢

衡云後漢書東離國治莎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御覽列於西戎則與周書正西合又呂氏春秋恃君覽離水之西注西方之戎未知卽離邱故址否也余謂李注作離身并引爾雅北方有比肩民郭注卽半體之人以釋與章懷注互異是唐初已有二本也王氏應麟王會解補注離身引山海經有三身國一首三身是南宋本亦作離身矣未定孰是注染齒今作漆齒見前招魂○注又引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案今墜形訓注云跂踵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與此不同然反踵卽跂踵海

外北經云跂踵國在拘纓東其爲人大兩足亦大一日大踵郭注其人行腳跟不着地也郝氏謂大踵當爲支踵或反踵竝字形之譌竹書云夏帝癸六年跂踵戎來賓呂氏春秋當染篇夏桀染於跂踵戎卽此也歧與跂通又海外南經有歧舌國郭注或云支舌也支當亦反之譌故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俱引作反舌國跂踵之爲反踵亦猶是矣余謂墜形訓高注正與郭注合而李氏所引別爲說豈所見本異與

鬣首貫胷之長注引山海經曰貫胷國其人胷有竅案所引見海外南經一曰在載國東或作穿胸淮南墜

形訓有穿胸民高誘注穿胷胷前穿孔達背博物志云穿胷人去會稽萬五千里穿貫音義同而異物志曰穿胷之國去其衣則無自然者蓋似效此貫胷人也豈二者有異與注又引地圖言禹誅防風之神乃有貫胷之民然竹書云黃帝五十九年貫胷氏來賓尸子亦云四夷之民有貫胷者黃帝之德常致之是不始於禹時防風之說非矣鬢首已見魏都賦文鉞碧斝之琛注云文鉞未詳一日鉞當為越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震鄉風仰流案說文鉞車鑿聲經典多用作斧戍字此鉞字若以為戍則文戍無成處注

云當為越蓋指其地是也鉞越音同越本南蠻雕題之國雕題即文身故杜篤稱文越漢書地理志文越俗斷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正與篤語同矣碧本玉類書顧命越玉馬注云越地所獻玉也亦足為證但注下又引王沈魏書東夷矢用青石為鏃又家語肅慎氏貢楛矢石斝則地屬東北與越不合余謂蜀都賦碧斝芒消劉淵林注云碧石生越嶠郡會無縣亦前斝可作箭鏃禹貢梁州厥貢斝石正此碧斝也釋劉意似碧斝為二若據王沈書青石為矢鏃則淮南隆形注碧青石也當是碧石亦可作斝耳○又案文

越在地與次句奇幹是國正為偶下文則各句二物亦正為偶文勢固相稱也惟下三句皆出王會篇獨此語別用他典而越又誤鉞遂使注者一時不得其解且越嶠已連雲南界晉太康地記曰雲南青蛉縣出碧亦梁州境也則為越無疑

奇幹善芳之賦注引周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忘也案如注語似奇幹善芳聯名為一物與下引孔注牴牾當是貢字在幹下善芳字須重出傳寫誤也然奇幹國名無考格致鏡原引作奇翰

既誤郝注山海經引作奇幹善芳為物亦無考王氏

補注云山海經見西翼望之山有鳥其狀如鳥三首

六尾而善笑名曰鵠鵠服之使人不厭注不厭夢也

周書曰服者不昧或曰昧昧目也善芳太平御覽作

獻茅方氏通雅因謂鵠鵠即獻茅鳥未知是否陳氏

則云王會解上文都郭生生欺羽宜與此合為一條

蓋一國貢二物欺羽即鵠鵠二字音相近又即春秋

繁露郊語篇所云鵠羽去昧是也鵠羽亦欺羽之轉

去昧即不昧高誘淮南注楚人謂厭為昧然則服之

使人不厭即所謂佩之令人不昧也是欺羽轉為鵠

鴝鵒鴝誤為奇幹而善笑又誤為善芳義固可通但元長文既如此而郭注海內南經引周書又復參差必改所傳之舊別無的證未敢遽以為定也

紈牛露犬之玩注引周書曰卜盧國獻紈牛紈牛小牛

也案紈當作紈以形似多誤為紈紈之紈王氏補注

云紈與練同詩有捄其角捄曲貌穀梁傳成七年解角

斛今或注球球然角貌陳氏謂紈同練見廣韻集韻誤作斛

又通作鯨詩兕觥其鯨是也鯨即斛說文爾雅練戴作兕觥其鯨

也考工記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

牛蓋謂此牛之角復有一牛之直故曰戴然則王會

紈牛當亦指其角而言也寰宇記九德出果下牛此

云牛之小者當類是卜盧者孔注云盧人西北戎也

今盧水是補注云牧誓微盧彭濮人注盧在西北而

立政夷微盧烝括地志以為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

盧國疑非。注又引周書曰渠搜獻駒犬駒犬露犬

也能飛食虎豹案駒今本作駒讀書雜誌云作駒者

是也海內北經有駒犬如犬而青食人從首始注音

陶或作駒音鉤亦以作駒者為是說文駒字解曰北

方有駒犬食人从虫句聲徐鉉音古厚切即本於海

內北經也彼言海內西北陬以東此言渠搜彼言食

人此言食虎豹地與事皆相近彼作蚺是本字此作
鮑是假借字故李善引作鮑犬鮑鮑字形相似遂誤
而爲鮑鮑是鼠屬與蚺犬無涉說文鮑胡地風鼠从
鼠勺聲非犬也附案盧氏陳氏廣韻鮑鼠屬能飛食
俱誤引作風犬虎豹出胡地其云鼠屬出胡地固然而云飛食虎豹
則惑於俗本周書之鮑犬而誤此說與段氏釋蚺正
同皆得之否則鼠屬不應食虎豹也故王氏補注本
亦作鮑鮑本義見前答客難補注又云山海經見北
山經馬成之山有獸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露犬蓋此
類特彼處言名曰天馬是馬不是犬且不云食虎豹

也大戴禮少閒篇注渠搜貢虛犬孔氏廣森本據王
會改虛爲露陳氏謂虛乃盧之誤卽說苑所稱韓氏
之盧也但僅尋常獵犬而能飛食虎豹亦不然仍宜
從孔氏本段以鮑作虛爲音之轉蓋王氏補注鮑音
權俱切也亦通至徐氏文靖管城碩記云曹操經白
狼山逢獅子忽一物如狸跳上獅子頭獅子伏不敢
動疑是此物陳氏謂不足據然卽此而知物類之小
能制大者未可以尋常論則鮑犬能食虎豹殆其例
乎渠搜者補注云禹貢渠搜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
西域圖記鉢汗國在葱嶺西五百餘里古之渠搜國

余謂搜今周書省作叟蓋同音通用字耳

乘黃茲白之駟注引周書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案海外西經云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郭注引周書亦云似狐淮南覽冥訓黃帝治天下飛黃服阜注云飛黃乘黃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他若博物志初學記及此注所引竝爲似狐而今本周書作似騏者蓋傳寫脫去狐字則似其二字相連後人以乘黃是馬名遂改似其爲似騏而不知其謬也此讀書雜誌說兩角初學記引周書作肉角陳氏謂宗膺異物志大宛馬

有肉角數寸是其類也王氏補注云漢郊祀歌昔黃一名乘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是別有昔黃之名矣白民者孔晁云亦東南夷而補注引山海經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別引東夷傳九夷有白夷淮南注則云西方故大荒西經列白民國海外西經亦列白民國白氏蓋卽白民形相近耳然大荒東經又有白民之國知白民自是有二陳氏動云錯簡恐不然惟獻乘黃者當在西淮南注與山海經合也○注又引周書義渠獻茲白茲白卽駁也已見前西京賦義渠見北征賦又周書有大夏茲白牛茲白

牛野獸也牛形而象齒馬之茲白爲駮馬則牛之茲白當爲駮牛說文犖駮牛是也白駮音相近此文云駮知其非牛矣乘黃音當奇西卦前出與山駮合紫脫華注引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宋均注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宮案方氏通雅云紫脫紫芝也亦引禮斗威儀乘土作乘木朱英作蔓竹宋均語別見齊民要術并引孫氏瑞應圖作紫達余謂達脫音相近故字有異宋書符瑞志云紫達王者仁義行則見又紀宋順帝昇明二年宣城山中生紫芝一株在所獲以獻

殷殷均乎姚澤注兩引呂氏春秋一曰舜爲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一曰舜爲天子輒輒啟啟莫不戴悅高誘曰啟啟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爲啟啟故兩引之案今本呂覽作振振殷殷此注所引乃別本也孫氏星術云廣韻一先有轉字在田字紐下引天子轉轉啟啟莫不載悅注喜悅之貌又十九臻有殷字引呂氏春秋注云殷殷動而喜貌輒轉啟啟皆與今本不同而又互異說文欠部啟云指而笑也然則从支从攴皆非余謂今本是也公羊僖九年傳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與此

振振義通軫字从身與振同韻當是振之別體說文所無也廣韻在田字下卽爲田音田通陳故又作陳若軫爲知葉切蓋軫之形似而譌矣殷殷亦形相近然訓爲喜悅則與下句戴說復不如殷盛之義爲當又西京賦鄉邑殷賑殷賑卽振殷倒文耳說文賑富也正殷賑字也若今賑貸字古祇作振殷亦或作隱詩殷其雷之殷與隱通同音字也楊雄蜀都賦及本書羽獵賦隱隱軫軫皆字異而義同此序下文亦有轟轟隱隱紛紛軫軫○又案前吳都賦輾然而哈劉注云輾大笑貌段氏謂輾當作輶蓋卽說文啟字之異者但西京賦商旅聯榻隱隱展展薛注重車聲此承上句言之耳實則隱展卽隱軫通雅謂展與軫通是已故啟讀若蜃爲時忍切輾亦勅忍切音正相近然則輾可以展不必定爲輶也

七萃連鑣注云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案七萃自用穆天子傳若七輿大夫兩見左傳一僖十年一襄二十三年杜注侯伯七命副車七乘本非天子之制而疏引服虔曰下軍輿帥七人劉炫謂服言是則尤不相合惟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疏引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

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為七故為七騶鄭注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有車馬必有士卒故云七萃之士然則七萃即七騶耳言萃者天子輿從稱屬車屬車副車也周禮車僕掌諸車之萃鄭注萃猶副也蓋萃與倅通矣。又案李氏此注已見前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雲屯七萃士下彼與魚麗六郡兵為對則但渾言士卒不如元長貼乘輿說尤合也附案左氏成十八年傳晉有六騶屬乘馬御似亦七騶矣

昭灼甄部注引孫子兵法曰長陳為甄案左氏文十年傳宋道楚子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杜注

云孟田獵陳名又云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殆甄即孟矣晉書周訪傳訪擊杜曾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令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是甄為陳必左右部分故此云甄部也

發參差于王子注引楚辭吹參差兮誰思又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案參差已見前洞簫賦善注引楚辭彼以屬簫此以屬笙段氏謂芋笙列管雖多而不參差然說文簫字云參差管樂象鳳之翼而周禮笙師疏引易通卦驗芋長四尺二寸鄭注云芋類管用竹為之形參差象鳥翼風俗通義云笙長四尺

十三簧象鳳之身是竽笙亦比竹為之竝得稱參差也周禮小師注簫編小竹管如賣飴所吹者周頌箋同今則笙管長短參差而簫非編竹惟飴簫尚畧仿古制耳

王文憲集序

任彥昇

齒危髮秀之老注云髮秀猶秀眉也案方言云眉老也東齊曰眉郭璞注言秀眉也此李注所本然髮與眉異詩以介眉壽鄭箋云毫眉也人年老者必有毫眉秀出故可以秀眉稱老若髮則既老不應有秀出者此秀字當作禿字以形似致訛李注因而傳會之風

俗通曰五月忌翻蓋屋瓦令人髮禿是髮禿二字固有成處也。又案說文禿為部首云無髮也从儿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段氏謂粟當作秀以避諱改之也秀與禿古音皆在三部故云禿取秀之聲為聲也其實秀與禿古無二字殆小篆始分之今人禿頂亦曰秀頂是古遺語凡物老而椎鈍皆曰秀如鐵生衣曰鏽他谷切據此則作髮秀義亦通但不得謂如眉之秀出耳

挂服捐駒注於捐駒引晉書王遜駒憤付官事而挂服未詳案魏志常林傳注時苗為壽春令乘薄輦車黃

特牛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尚在遯前但
 彼言犢而不及駒耳若挂服則五臣注云魏裴潛為
 兖州刺史嘗作一胡牀及去留挂於壁凡所用物皆
 呼為服事亦見魏志注引魏畧孫氏補正從之當是
 也

增班劔六十人注引漢官儀曰班劔者以虎皮飾之案
 孫氏星衍校集漢官儀注云續漢志佩刀虎賁黃室
 虎文其將白虎文然則班劔者亦鹵簿中所有也又
 杜氏札樸引晉公卿禮秩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
 虎賁三十人持班劔焉通鑑宋太子劭使班劔排江

湛注云班劔持劔為班列在車前唐高祖葬平陽昭
 公主詔加班劔四十人注云班列也持劔成列夾道
 而行也宋書張敬兒既得開府又望班劔語人曰我
 車邊猶少班闌物以上諸書所說皆合而張氏膠言
 別引唐開元禮漢制帶劔晉代以來謂之班劔宋齊
 謂之象劔云據此注則齊亦謂之班劔與注稱虎皮
 飾之者不同余謂漢官儀明云班劔何得言始於晉
 代觀通鑑宋書及此文是宋齊本曰班劔若象劔即
 漢之帶劔隋書禮儀志蔡謨云大臣優禮皆劔履上
 殿非侍臣解之東齊謂之象劔言象於劔晉書輿服

志亦云晉始代之以木此與班劍各別開元禮合言之非也

攻乎異端歸之正義注無釋案孔氏廣森云論語邢疏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非也楊墨之屬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戴東原說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今攷相如封禪文然無異端大學他技注異端之技也孟子王之所大欲注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字皆如此解此序亦謂博學反約之意而孫氏奕示兒編云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

攻其異端使正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也錢氏養新錄以此說爲勝於古注且與鳴鼓而攻之義亦同余謂如戴孔說攻字仍從何晏集解訓爲治如孫說則攻爲攻擊之義固皆可通但以任序歸之正義核之似孫說爲合若云博學反約未免稍涉牽強至楊墨雖不在春秋時然夫子曾言素隱行怪謂非異學不可也

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羹藜含糗者注引服虔曰糗乾食也案漢書顏注糗卽

今之熬米麥所為者蓋本之說文書費誓時乃糗糧
 鄭注亦云糗擣熬穀也周官籩人糗餌粉飧先鄭注
 糗熬大豆與米也程氏通藝錄云糗有擣粉者有未
 擣粉者籩實之粳黃白黑其糗之未擣粉者與既夕
 篇之四籩棗糗栗脯直呼糗餌為糗則已擣之糗粉
 於餌者也其已擣粉之糗可和水而服之者若今北
 方之麪茶南方之麪楚皆其類也其未擣粉而亦可
 和水者則鄭氏注六飲之涼云今寒粥若糗飯雜水
 是也又說文糗乾飯也廣雅糗糗也王氏疏證謂昭
 二十五年公羊傳敢致糗于從者何休注云糗糗也

糗糗皆乾也糗之言炒糗之言饒也方言凡以火而
 乾五穀之類關西隴冀以往謂之饒秦晉之間或謂
 之聚聚與炒同鄭注籩人云鮑者於糗室中糗乾之
 一糗與饒同余謂此文及費誓之糗糧非糗餌也羹藜
 哈糗即孟子所稱飯糗茹草彼趙注云糗飯乾糗也
 義正合小顏注亦用古訓而未晰不若服說直言乾
 食為得

清水淬其鋒注引郭璞三蒼解詁曰淬作刀鑿也鑿工
 案說文鑿剛也段本改剗刀部刃下云刀鑿也淬與
 淬異部火部淬堅刀刃也與郭義同水部淬滅火器

也段氏謂以器盛水濡火使滅其器謂之淬與焠義亦畧相近漢書顏注焠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史記天官書云火與水合曰焠是焠為以火入水故可通作淬但注無淬與焠同之語當是正文本作焠而胡氏攷異未之及

忽若篲汜畫塗注引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汜灑之處也塗路也案如意似為一事則路不得云畫漢書顏注塗泥也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孫氏補正從顏說是也考工記輪人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割塗即畫塗之義○又案讀書雜誌云昔汜與畫

塗相對昔者埽也汜者汚也謂如以帚埽穢以刀畫泥耳後漢光武紀注昔埽也東都賦戈鋌昔雲羽旄埽霓昔或作篲七發凌赤岸篲扶桑謂濤勢之大凌赤岸而埽扶桑也方言汜洿也洿與汚同廣雅汜汚也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浮游塵埃之外矐然汜而不俗是也據此分別埽之非帚固然但古書實字作虛用者甚多埽本從帚義實相通矣至既言埽則不應復言汜灑以汜為汚尤得說畫塗正與孫合

駢乘且注引張晏曰駕則且至故以為各案讀書雜誌云張說甚迂乘且當為乘且字之誤也且與駟同駟

者駮馬之名乘駟猶言乘黃乘牡耳爾雅樊駟也已見
七樊光孫炎本駟作且乘駟亦謂之繁駟晏子春秋
外篇景公服繁駟韓子外儲說左篇作趨駕煩且之
乘繁駟之爲煩且猶乘駟之爲乘且是駟與且字異
而義同此頌內多用韻且讀若苴故與下輿爲韻若
且則失其韻矣余謂駟與祖阻皆从且聲禮記檀弓
夫祖者且也儀禮大射儀且左還注古文且爲阻駟
之得爲且卽祖阻之爲且也又詩庭燎傳央且也釋
文且本作旦此則且爲旦之證也

王良執靶注引張晏曰王良郵無恤也案漢書注亦引
之云字伯樂師古曰參驗左傳及國語子孟子郵無恤
郵良劉無正王良總一人也楚辭遇孫陽而得代王
逸注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
其年代不相當張說失之余謂古今人表郵無恤在
第五等下雙注王良柏樂梁氏玉繩以爲孟堅未定
爲一人二人而傳寫誤作大字耳兩漢刊誤補遺則
引國語載郵無正其下云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
如伯樂氏是伯樂卽郵無正梁氏又云郵無恤之稱
伯樂者緣其善御同於孫陽遂以爲號如后羿扁鵲
之比此說近是且據莊子釋文伯樂星名主典天馬

孫陽善御故以爲名史記天官書王良策馬是王良亦星名無恤字子良因目爲王良然則伯樂王良俱非人之本名故致參差要之郵無恤之與孫陽爲兩人固可無疑○注又引音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案爾雅轡首謂之草郭注云轡靶詩采芑箋偉草轡首垂也郝氏謂轡首垂卽靶也以草爲之因名草又廣雅靶謂之緩王氏疏證云靶之言把也所把以登車也說文緩車中靶也段氏謂靶者轡也轡在車前而緩則系於車中御者執以授登車者故別之曰車中靶也據此知轡與緩俱得靶之名此處云執靶主御

車言則是轡非緩耳

蜉蝣出以陰注引蟲魚疏曰渠畧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案此所引陸璣詩疏也詩正義亦引之本云陰雨時又云樊光謂之糞中蝸蟲隨陰雨時爲之則此蟲係夏雨後濕熱之氣所生李注因正文出以陰故刪雨字耳爾雅蜉蝣渠畧郭注似蛄蜺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說文蟲蠓一曰蜉蝣方言云蜉蝣秦晉之間謂之蠓蠓今作渠畧假借字也夏小正浮游有股說文蜉蝣字从虫殆俗改之郝氏謂莊子逍遙游篇云朝菌不

知晦朔淮南道應訓引作朝秀廣雅作朝蜉高誘注
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狀似蠶蛾一名孳母
海南謂之蟲邪如高說則此蟲生水中故抱朴子對
俗篇云蜉蝣曉潛泉之地類聚引廣志曰蜉蝣在水
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竝與高注合然則蜉蝣
卽朝秀矣朝秀不知晦朔與蟋蟀不知春秋正以二
蟲爲對又據晦朔而言亦非定以朝夕爲限也王氏
廣雅疏證說畧同又蜉蝣字諸書互異漢書於此文
蝣字作蝣蝣之蝣蓋皆同音通用
伯牙操籥鐘注引晉灼曰籥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鐘各

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案方氏通雅云籥鐘卽編
鐘也十二律正倍合二十四聲後以不能盡用存十
二律加四清聲合爲十六今宮譜北曲亦十六調可
證也編磬亦如之此與晉灼之說無異臣瓚駁晉云
號鐘琴名伯牙善鼓琴不聞能擊鐘顏師古亦曰琴
名是也余謂楚辭九歎破伯牙之號鐘明以號鐘屬
伯牙矣而此作籥鐘者特相傳偶異耳且卽本文操
字觀之琴可言操若云操鐘殊不合

蓬門子鸞鳥號注引孫卿子曰羿蠡門善服射者也吳
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

羿傳蓬蒙案蓬漢書作逢通志氏族畧引作逢門子
豹卽孟子之逢蒙諸書字各異皆音之轉梁氏玉繩
云逢字有符容蒲蒙二音卽通借蓬蠡可見又叶音
房唐以後始分別逢姓从夆音薄江切匡謬正俗廣
韻俱判爲兩字然不盡從之故石經左傳凡逢姓皆
作逢釋文無音漢書人表中逢門子逢公伯陵逢伯
逢大夫逢丑父逢滑竝作逢迎之逢自宜讀如本字
逢音其通讀也匡謬正俗謂逢姓音龐國語補音孫
爽孟子音義祇音薄江反而郭忠恕佩觿辨證元李
文仲字鑑均以从夆爲誤蓋失之矣余謂說文既有
逢無逢夆爲下江切降字从夆聲而音亦讀爲洪蓋
東冬韻本與江韻通也後漢劉元傳郡人逢安注逢
字从夆此自章懷云然未必范書之舊耳

趙充國頌 楊子雲

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注引應劭曰宣帝使充國共討罕
丹於鮮水陽案所引見漢書趙充國傳注傳亦載此
頌但彼云共武賢武賢者辛武賢也此注引剛武賢
字則共字不明傳又云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分兵
出張掖酒泉合擊罕丹在鮮水上者宣帝讓充國詔
曰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顏注

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充國奏言治湟陜中道
 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方輿紀要云鮮水即西海
 在西寧衛西三百餘里一名青海亦曰儂海鄯道元曰古西
儂之亦曰卑禾羌海關駟曰金城臨羌縣西有卑禾羌海亦曰允谷鹽
 池周圍數百里中有龍駒島漢元鼎四年先零羌與
 匈奴通攻令居同袍罕遣將李息徐自為擊平之羌
 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元始四年王莽誘塞外羌獻
 鮮水海允谷鹽池置西海郡是也

鬼方賓服注引詩覃及鬼方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
 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案毛傳既無指實漢

書顏注鬼方言其幽昧也殊屬含混張氏膠言引惠
 定宇云商之鬼方周荆楚之地商頌殷武即伐鬼方
 詩也又自云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於鬼方氏史
 記楚世家陸終氏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為芊
 姓之後則鬼方自當在荆楚之地余謂大戴所記與
 世本同史記正本之大戴孔氏廣森補注云鬼方西
 落鬼戎引宋衷曰於漢則先零羌是也亦即世本注
 語蓋季連芊姓為楚之祖而封楚實始周時之熊繹
 非季連即在楚也鬼方氏者陸終氏之所娶自是異
 地世本又言黃帝娶於鬼方氏豈必黃帝亦楚人耶

張說誤矣惟朱子亦嘗致疑後之以鬼方爲荆楚者大抵合詩殷武與易之旣濟高宗伐鬼方爲一事耳今竊有以解之竹書載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於荆卽荆爲荆楚而曰次於荆明與鬼方非一國固不得謂荆楚卽鬼方不知鬼方是西羌無緣自亳西征轉入楚地疑此荆蓋雍州之荆禹貢所謂荆岐旣旅者也征西羌宜由雍地矣竹書下載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則鬼方卽氏羌可知漢匡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正詩所云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也楊升庵謂湯時鬼方

已內屬於式圍之中而復叛於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與殷道是已且後漢書西羌傳亦云武丁伐西戎鬼方據此諸文知唐以前無言鬼方卽荆楚者惠氏未免臆斷或曰然則殷武詩非與余謂楚本稱荆春秋初猶書荆人至僖元年始有楚號何得商時先以荆楚稱乎殷武之稱荆楚則韓詩宋襄公時作商頌之說爲可從也陳氏逢衡乃云自帝嚳九州已有荆州之名至禹貢有荊州卽荆楚也孰謂周始有荆楚哉然荆自爲州楚始爲國竝未連言荆楚此仍不足以相難也况毛傳云荆楚荊州之楚國也不言

鬼方鄭箋於次章云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言維
女楚國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
湯之時乃氏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
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乃遠夷之不如夫鄭以氏羌
爲遠夷與蕩篇毛以鬼方爲遠方一也是鬼方荆楚
分別顯然正義曰氏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
之西正合世本注之說如以殷武爲高宗詩則伐鬼
方伐荆楚爲二役義亦無不可通○又案竹書武乙
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陳氏謂鬼戎與鬼
方異殆不然此西落鬼戎正後漢書所云西戎鬼方

也當是武丁後數世負其荒僻而又叛故周伐之彼
所引王會解伊尹定四方獻令正西有鬼親海內北
經有鬼國在貳負之尸北楊氏裔乘曰鬼國在駁馬
國西則鬼親鬼國卽鬼方皆以爲西北部落矣附案稽古
編云宋黃氏震謂鬼方卽荆楚非是高
宗在位五十九年所伐豈必一國乎
漢高祖功臣頌陸士衡

序云相國鄧文終侯沛蕭何案何之封邑一以爲在沛
一以爲在南陽兩者各有所持考說文鄧字云百家
爲鄧鄧聚也从邑贊聲南陽有鄧縣又鄧字云沛國
縣从邑虐聲今鄧縣許君旣以鄆爲虐聲而又云鄧

者謂本爲鄆縣今爲鄆縣古今字異也水經淮水篇注云渙水又東徑鄆縣城南春秋襄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於鄆今其地鄆聚是也今三經俱作祖鄆所據作鄆乃古字也又水經沔水上篇東南過鄆縣之西南注云縣治故城南臨沔水謂之鄆頭漢高帝五年封蕭何爲侯國薛瓚曰今南鄉鄆頭是也茂陵書曰在南陽王莽更名南庚者也是鄆氏以何所封在南陽漢書顏注亦引茂陵書臣瓚及文穎說并杜佑通典皆同段氏謂江統戴規姚察李吉甫皆云在沛錢氏大昕從之在沛說是也始封於鄆高后乃

封之南陽之鄆與筑陽文帝至莽之鄆侯皆在南陽故地理志於南陽云鄆侯國而沛郡鄆下不云侯國爲在沛者不久也諸家所傳班固作泗水亭高祖碑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鄆以韻求之可以不惑余謂地理志亦固所作豈不知南陽之鄆而於碑作鄆明是始封於鄆江統徂淮賦云兵鄆城而倚軒寶蕭公之封國正用其義據此則錢段說可從方氏通雅乃云古時韻粗班氏亂叶不知鄆與鄆一聲之轉古音本通猶鄆之音多難之音那獻之音莎也錢氏站謂莽以鄆爲贊治

見地理志是當時鄆已

有贊音且沛郡之鄆本音嗟卽南陽之鄆亦或作才
何反趙氏一清引杜少陵詩云漢陰槎頭遠遁逃又
云漫釣槎頭縮項鮪槎頭卽鄆頭是已沛郡之鄆方
輿紀要於歸德府永城縣云鄆縣城在縣西南陳勝
初起攻鄆下之建武三年蓋延等圍劉永於睢陽永
突出將走鄆其將慶吾殺之以降卽此後漢書注今
亳州縣也蓋唐時屬亳州耳南陽之鄆在今襄陽府
光化縣東北四十里有鄆城

平陽樂道注引論語曰貧而樂案樂下當有道字論語
皇侃本高麗本俱有道字唐石經道字旁添阮氏校

勘記曰攷史記仲尼弟子傳文選幽憤詩注引此文
竝有道字又下二節孔注及皇邢兩疏亦有道字足
爲有道字之證據此知幽憤詩注原有道字今本或
無之者乃佚脫也此處當亦同觀幽憤詩云樂道閑
居此頌亦云樂道若引論語僅一樂字不足爲證必
二注本有道字而後人据今本論語失之惟漢書王
莽傳引孔子此語無道字不應與史記異豈小顏所
刪與

電擊壤東注引漢書曰參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案所
引見曹參傳上文云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壤地名

也方輿紀要壤鄉在今武功縣東南二十里史記樊噲從擊秦軍騎壤東正義曰武功縣東南有高壤坊故壤鄉也

京索既扼注引漢書曰韓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擊破楚京索間案彼顏注引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地理志京屬河南郡師古曰卽鄭共叔段所居是京在春秋時已爲鄭邑有京城之名然本非秦縣則楚漢戰時縣尚未置京又爲水名當因京城而稱之水經濟水篇注云黃水發源京縣黃堆山東南流名祝龍泉世謂之京水是也索於春秋時爲地名酈注

引傳

昭五年

鄭子皮勞叔向於索氏卽此亦爲水各出

京縣嵩渚山卽古旃然水襄十八年傳楚伐鄭右師涉潁次於旃然是也寰宇記京水在滎陽縣東二十里索水在縣南三十五里然則高帝紀所云與楚戰京索間者謂在京索二水之間矣漢書注又引晉灼曰索音柵師古曰音求索之索據說文索人家按也从宀索聲所責切與繩索之索本二字二音今經典多假索爲索索與柵俱在陌韻酈注又云晉滎陽民張卓董遇等遭荒鳩聚流雜堡固名爲大柵塢是大柵卽大索音同也方輿紀要引括地志云今滎陽

縣卽大索城小索故城在縣北四里元和志同

王在東夏注云東夏卽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案此所引爲高帝紀五年事先於元年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羽發兵距之陽夏彼顏注云卽今亳州陽夏縣據地理志陽夏屬淮陽國續志屬陳國史記索隱引之是已而唐書地理志及元和志亳州之縣俱無陽夏惟元和志於陳州太康縣云本漢陽夏縣地後魏孝昌四年置陽夏郡以縣屬焉隋文帝改陽夏爲大業縣洪氏圖志開皇七年改縣曰太康今陳州府太康縣又云縣理城卽漢陽夏縣城夏后太康所築下亦引漢紀

五年事爲證是唐時陽夏爲太康屬陳州不知小顏何以致誤方輿紀要云縣西北五里有霸王臺亦曰漢王臺縣南二十里又有南拒臺北拒臺相傳楚漢拒處此頌稱東夏者元年紀於上文云張良遺羽書言漢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四年紀云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止之五年乃追羽至陽夏然則是時漢在西陽夏在東故以爲東夏至東夏二字本之左氏襄二十二年傳聞君將靖東夏謂澶淵之盟則指齊而言古文尙書微子之命尹茲東夏指宋而言固皆與此不相涉也

○又案前冊魏公九錫文以宣東夏注引魏志太祖破黃巾於壽張東蓋兖州地也後竟陵文宣王行狀東夏形勝王於此時爲會稽太守會稽乃東部都尉治見前故彼注遂云東夏會稽也下又引書爲證是則隨地而名非有確指矣

祚爾輝章注云章印章也案五臣注福汝輝榮之寵章章字無所指實讀書志餘云二說皆非輝讀爲徽徽旌旗之屬徽章猶言旗章祚賜也見齊語注大雅王錫韓侯淑旂綏章是也徽所以爲表章故曰徽章齊策章子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宋孝武宣貴妃誅崇徽

章而出寰甸皆其證余謂徽一作揮已見東京賦又爲袁紹檄豫州揚素揮以啟降路易六爻發揮釋文揮本作輝輝卽輝是三字通也李言印章與本書北山移文紐金章注金章銅印也正同但漢時未見有以章爲印章者呂覽季夏紀以爲旗章晉語韋注章旌旗也則作徽章爲得

雲鶩靈邱注引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邱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案所引見周勃傳本云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非卽斬豨也注誤刪靈邱漢志屬代郡其故城在今大同府靈邱縣東十里方輿

紀要云故趙邑也史記趙世家孝成王以靈邱封春
 申君卽此而水經澠水篇注云又東逕靈邱縣故城
 南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故縣氏之攷史記趙
 敬侯九年敗齊於靈邱則名不因武靈王事趙氏一
 清引日知錄云此別一靈邱酈注蓋誤以趙靈邱爲
 齊靈邱不知齊境不得至代也閻氏若璩亦云然近
 查氏揆則從孟子正義代郡有靈邱縣別據通鑑安
 王二十二年齊伐燕取桑邱桑邱在易州遂成縣與
 靈邱皆燕南地又中山策齊欲割平邑以賂燕趙漢
 志平邑屬代郡以此爲齊地可至代北之證余謂易

州漢屬涿郡與代郡不相涉齊之欲割平邑鮑彪注
 云屬代郡非也元吳氏師道正之曰史記正義引括
 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見趙世家所云
 欲通平邑中牟之道者也唐之昌樂漢志爲樂昌屬
 東郡其故城在今大名府南樂縣是國策之平邑可
 爲齊有而代郡平邑乃今之陽高縣洪氏圖志雁門
 山及白登城俱在焉齊境不應遠及此矣然則此靈
 邱與齊之靈邱固當分爲兩地附案水經灤水注云
 逕當城縣故城西高
祖十二年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
 城卽此處漢志當城亦代郡所屬
 景逸上蘭注引漢書周勃傳燕王盧綰反破綰軍上蘭

案上蘭漢書無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媯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也唐書地理志河北道媯州媯川郡本北燕州貞觀八年更名領縣一卽懷戎也彼注云媯水貫中北九十里有長城東南五十里有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西屬太行常山實天下之險有鐵門關而不及馬蘭溪方輿紀要云今之延慶州及懷來衛等處卽唐媯州漢上谷郡地馬蘭溪在衛東北亦引周勃傳上蘭爲卽此溪余謂勃傳下文云復擊破綰軍沮陽漢志沮陽屬上谷郡自與上蘭相近則括地志之說當近之惟馬蘭別稱上蘭他無

所證。又案水經灤水篇注云滄河與陽溝水合水逕居庸縣故城北滄河又左得清夷水口清夷水又西靈亭水注之水出馬蘭西澤中衆泉瀉溜歸于澤澤水所鍾以成溝瀆瀆水又左與馬蘭谿水會水導源馬蘭城城北負山勢因阿成谿清夷水又西逕沮陽縣故城北秦始皇上谷郡治此據酈氏之言是經馬蘭谿而至沮陽與周勃傳亦正合

滌穢紫宮注引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案勃傳臣無功云云乃朱虛侯弟東牟侯興居語也

金氏姓云勃遣朱虛侯入宮擊殺呂產即所謂滌穢
 余謂此時勃為太尉主兵朱虛侯請卒勃予卒千餘
 人人未央宮門乃得殺產即東牟除宮非勃兵在外
 亦安能行是清除宮禁正可屬勃不必專指一事而
 注以東牟語為勃語則直誤引耳胡氏攷異謂勃曰
 當是又曰之誤然臣字何著承上而言豈不仍作勃
 語耶

振威龍蛻摠武庸城注引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
 從擊荼戰龍蛻又曰從擊黔布布軍與上兵遇蘄西
 上乃壁庸城案龍蛻庸城注但云地名而無指實

商傳蛻作脫下云破荼軍易下師古曰今易縣則龍
 蛻當即其左近錢氏史記攷異云趙世家孝成王十
 九年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龍脫即龍兌脫有兌音
 據此知為燕地矣注布軍云云見高帝紀漢志蘄屬
 沛郡有垂鄉高祖破黔布方輿紀要故蘄城在今宿
 州南四十六里又有庸城在蘄西漢高望布軍處
 皇儲時又平城有謀案謀字與上裕附樹為韻他處罕
 見惟詩巷伯五章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舊叶誤莫補
 反江氏非之謂是複前語起下文不為韻然下虎字
 將何韻耶顧氏則以者音渚與虎韻而謀亦不為韻

又小旻五章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舊叶謀
 莫徒反江氏亦以為誤謂本三句一韻顧氏則謀音
 媒與止否艾敗為韻余謂謀从某聲某在四十五厚
 如詩顏之厚矣韻樹數心焉數之韻口厚不自我後
 韻瘡愈侮曾孫維主韻斗耆漢以後如白渠歌口後
 斗與所雨黍韻遠夷慕德歌厚與雨韻皆是此顧氏
 以十九侯與魚虞模通為一韻之例也而顧江二書
 於謀字皆不引此頌似疎至前文遂表東海與舉旅
 與楚為韻又可即謀音媒之義推之海从每聲左傳
 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且侮亦从

每聲而音則武也大雅周原膺膺詩作腓腓比類

以觀亦足見矣

附案此二句若作換韻以謀韻
 又正與小旻詩同似亦可通

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注引漢書曰漢復使侯公說羽羽
 歸太公媼案說文媼母老稱廣雅釋親媼母也注中
 媼字非漢書所有李氏引古往往遷就正文不盡同
 原書歸媼事史漢本有參錯遂啓後人之疑漢書高
 帝紀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顏注引如淳曰王陵
 傳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又項羽歸太公呂后不見
 歸媼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媼為昭靈夫人高后時乃
 追尊為昭靈后漢儀注高帝母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

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宮明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入字也師古曰如晉二說皆得之諸家更有異端不足采余謂高帝六年尊太公曰太上皇如果有母尊爲太上皇后亦當於此時何得不書而至崩時始書之且高帝生母祇追尊昭靈夫人而後母轉稱太上皇后殊非情理况史記竝無此文尤屬確證是特因下文太上皇崩而誤衍無疑觀紀中於元年云從南

陽迎太公吕后於沛羽距之不得前二年云審食其從太公吕后間行反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爲質四年云九月歸太公吕后軍皆稱萬歲其原委如是史記高祖紀於元年云迎太公吕后於沛至二年四年乃有漢王父母妻子之語項羽本紀前亦云求太公吕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吕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後乃云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項羽傳同或謂孝惠未爲楚虜歸子不的則歸媼亦非當是因妻而及子卽因父而及母蓋渾言之而非事實此頌皇媼來歸殆因羽傳而誤故孫氏補正據日知錄以駁之

然史家於本紀倍宜詳慎不應馬班俱鹵莽如是近
趙氏翼廿二史劄記云高祖母雖前死而楚元王交
爲高祖異母弟則高祖尙有庶母也自注引楚元王
傳以爲高祖嗣父少弟師古曰言同父則異母可知
并引吳王濞傳鼂錯曰高帝大封同姓庶弟元王王
楚爲異母弟之證又云孝惠帝尙有庶兄肥後封齊
主則悼惠未偕行旣未偕行又別無投歸高祖之事
則必與太公呂后同爲羽所得故高祖有子在項軍
也然則史記所謂父母妻子無一字虛設而漢書改

云太公呂后轉覺疎漏此說似較勝李竒之言後母
若係後母正當如此注云歸太公媪不得獨及呂后
也但兄弟可有同母異母之分不曰異母弟而曰同
父弟殊不辭史記元王傳明作同母漢書父字當爲
母字之譌而師古不能訂趙氏旣以史記駁漢書而
於元王交又依漢書而不從史記未免矛盾卽引吳
王濞傳恐亦未的考儀禮喪服傳庶子不得爲長子
三年鄭注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賈疏云適妻所
生第二者是衆子今同名庶子則庶子不專爲妾媵
所生惟鼂錯稱悼惠爲孽子乃真是妾子錯語庶與

孽已異其妾子亦稱庶子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也竊意太公何妨別有婦不必定指爲生元王者以其妾媵非吕后嫡配可比悼惠又孽子悼惠之母爲高祖微時外婦觀楚之挾制惟以太公吕后爲言而不及他明其無足重輕也本紀自無庸瑣叙故前祇言太公吕后後乃以父母妻子一語括之正史筆之斟酌漢書見羽傳中何得議其疎漏耶至元王交常從高祖見本傳而孝惠不從則悼惠亦不從趙氏斷爲悼惠在楚軍於情理固可通如此則史漢前後文可以不肯而士衡此頌亦不得遽以爲誤矣

